

20200401前的补档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s://archiveofourown.org/works/30565820)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30565820>.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s: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 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 , Major Character Death
Categories:	F/M , M/M , Multi
Fandom:	ウルトラマンタイガ Ultraman Taiga
Relationship:	泰罗托雷
Characters:	泰罗 , 托雷基亚
Additional Tags:	be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1-04-09 Words: 30,578 Chapters: 1/1

20200401前的补档

by [Gigot](#)

Notes

* 不看官方设定胡言乱语说泰罗≠东光太郎对我是冒犯

谁的血该流尽

#24h

我在地球再遇见他的时候他依旧出挑而英俊，那时他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微笑着出神，好像在看另一人，泰罗温和地劝勉那个不存在的角色，一次次说：“太阳落山前你一定要回来，我知道的……你不喜欢我劝告你回光之国去……”

我为他伤心。

银十字曾派遣我观察过托雷基亚的状态，为期6个月球日，他不讲话，很少动，仿佛已经注视到自己未来悚然的命运，故而只是痴痴地凝视着虚空之中的一抹不存在的痕迹。整整六个地球日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虚无——他空空如也。我只能作此决断，陪审团质疑我的专业水平，选出的代表怒气冲冲地揪着我回去返工，再6个地球日，我为双目无神的陪审团代表开具了抗抑郁药物。审判托雷基亚的事便不了了之。

如今想来，令宇宙胆寒的魅影与混沌的合二为一正是那时。

泰罗本应驻守在仙女座的边陲，但听说了审判告吹，急忙赶回了光之国，他冲进银十字时候吓了我一跳，他足足有53米，即使在警卫队都是最高挑的，更何况在非战斗序列的银十字，他如冲进沙丁鱼群的鲨鱼似的横冲直撞，那样子简直像魔鬼。我们废了功夫让他镇定下来，他不停道歉：“对不起，我混了头，但让我见见他吧。”

玛丽女士让他在银十字冷静了一整个星期，执勤的时候我两次见他托雷基亚的监控室门口徘徊，那个星期的周末，赛文提交了全部的手续让泰罗把托雷基亚带走。

我说：“他依然危险。”

“银十字的防御如何能抵挡格里姆德？”

我回答道：“你明知道我说的根本不是这种事。”

赛文错开眼睛，避而不谈。

时至今日我方能直言不讳地谈起当初令我质疑赛文的原因，危险从来不是格里姆德，托雷基亚才是，他是个直达地心的深渊，连接着虚无的真空，他空空如也的危险是物理上可以感知的，水平面开挖下凹的空间，气流流经时会因为气压不同而产生引力和涡旋，靠近托雷基亚这不幸的真空，任何光明都无法逃逸。

泰罗高高兴兴地牵着他的手，他有了反应，托雷基亚低下头，面颊贴着泰罗的手背，那山峦似的战士哭得哆嗦。但我看托雷基亚的眼，空空如也。

之后多是我从赛文那里得来的听说。

他一直相信，托雷基亚将恢复如初。

他们的相处也几乎是动物式的，我的意思是说，托雷基亚几乎是他驯养的动物，泰罗下达指令，他给出反馈。托雷基亚完全服从他，没有丝毫犹豫。

“把手给我，”泰罗伸出手，托雷基亚搭上去，轻轻地握住，“不许再逃出去了。”

“不会的，”他回答。

如果不曾有多余的期待，他们的日子应当过得很是甜美。但不久之后，泰罗意识到名为“托雷基亚”的记忆对于眼前的托雷基亚几乎是前世的回忆，余温犹存的依恋是神经和肌肉作用的反射，这肉身，含量为“托雷基亚”的成分连百分之一也不到。他们生活在一起，泰罗日渐感受到眼前的托雷基亚变形成为一种不再智慧的智慧生命，一个生长着错觉和迷宫的躯壳，变得无辜，变得脆弱，变得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杀死……那真的是托雷基亚么？他问自己，听到了自己回答：“不是，他不是托雷基亚。”

托雷基亚靠着他的计时器熟睡。泰罗却再也无法接受他的亲近了，虚无缥缈的幻想迅速占据了他的头脑，他一看托雷基亚便恐惧，那致命的不幸让他找借口每天都流窜在外面，直到一天无处可去的泰罗在家门里徘徊，抬起头的时候，正看见托雷基亚隔着窗子望向自己，那蓝族什么也没说，却仿佛沉浸在无尽的忧愁之中，泰罗无法形容自己的动容，他迫不及待回自己的家，打开门，托雷基亚眼中有了光彩，“你回来了。”

“我真混蛋，”泰罗抱着他，泣不成声，“对不起……托雷基亚，对不起。”

托雷基亚无法理解，但泰罗把那茫然的微笑权当作恢复如初的预兆。他下了好大决心，又与托雷基亚游戏，泰罗把球抛给他，托雷基亚再把球抛接回来，从他的眼神，泰罗能看出他也不喜欢幼稚的游戏。

泰罗心软了，说：“你出去玩吧。”

托雷基亚依旧茫然。

他打开门，托雷基亚出去，关上门，难以言喻的轻松漫溢在四肢百骸，泰罗吓了一跳，又被忧虑和罪恶感充满了，对窗外的托雷基亚说：“出去玩一会儿，记得回来。”泰罗猛然放松下来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和托雷基亚面对面，托雷基亚毫无征兆地变成那个双目猩红熟悉却又陌生的形象，他大吃一惊，下一秒被摁在原地，戴着面具的托雷基亚仰头大笑，掐住他的脖子说：“你还是那么好骗啊no.6！”泰罗在无名的喜悦中惊醒了，脖颈仿佛依然有梦的温度，他兀自快乐了许久，骤然想起自己曾偷出面具还给托雷基亚，是冒了风险的，可托雷基亚接过来，想了想，放在嘴里咬着吃。

回想起无尽的失望，泰罗又陷入到跌跌落落的困郁之境，去翻冰箱，路过还开着的屏幕，正放着幼儿频道的节目：妈妈回家，宝宝说，你回来啦。单次循环476次，泰罗怀疑是托雷基亚不会用所以关不掉，他拿起遥控器，发现是电路板被抠出来了。泰罗靠着冰箱哭得撕心裂肺，一面哭一面吃，他回过神的时候，冰箱空了大半，生肉层没有了。

晚些时候，他终于离开了希望的诱骗，泰罗用尽了毕生的勇气，打开门，他发现自己的托雷基亚正在与附近的孩子们玩，其他人都是大英雄，托雷基亚是大反派，泰罗无数次看到他假装被光线击中死掉，看着托雷基亚无神的眼睛，他只希望有一天他忽然回复过来，无论是杀死自己还是做什么都好，轰轰烈烈的、像闪电的欢笑一般离开……泰罗似乎沉迷在自己的畅想之中，他开始纵容托雷基亚出门，反正一会儿就会回来，有时候他不愿出去，泰罗就敲打他，你今天有没有做好孩子，有没有出去？然后托雷基亚很迟钝的出门了，过一会儿回家来。

那一天，托雷基亚出门了，好久好久都没回来，意识到他真的消失了之后，泰罗先是狂喜，然后恐惧，失落，患得患失半个月，他在银十字谈起托雷基亚的离开几乎完全处于绝望的兴奋之中。所有人都为他忧虑，病了一场后，他逐渐恢复过来，带着对一切笃定的信心与爱，泰罗尽心尽职的地回到校场去，回到宇宙警卫队去，一次次在光之国看到他精力充沛的身影，我为一切感到讶然，难道战士之间真有什么奇妙的惺惺相惜么？赛文默许的放纵难道真的能拯救两个灵魂？我整理了观测笔记，准备了下一个论文的主题，迟迟没有落笔，直到一天我们在校场聚会，所有人都在，泰迦来找泰罗，告诉他基地的银色草地变成金色了，泰罗很笃定，那光一定是正义的。

我们一起到白银草森林去，果然整个白银草森林都变成金色的了，杰克不知道发现了什么，要艾斯拉住泰罗，那时我们被奇妙的异象感染了，忽略了隐隐的不安，他也不

肯离开，大家肃穆地走到水晶花深处的石碑旁，泰罗不知想到了什么，走到石碑正前面，突然摔了一觉，佐菲开玩笑说：“他还是那么不小心。”

泰罗却一动不动了，我们眼睁睁看到他捡起绊倒他的东西，是半个晶莹剔透的头盖骨，来自奥特一族，他愣愣地盯着，不知凭借什么认出了骨头的主人。泰罗的力气简直恐怖，他一瞬间发了疯，嚎叫着推开所有人，如冲进沙丁鱼群的鲨鱼似的横冲直撞，那样子简直像魔鬼。

愣在原地的泰迦听到父亲一路惨叫着冲到栅栏前，一面徒手掰开栅栏一面喊，“快逃，快逃，托雷基亚，快逃。”

Dann träumst du nicht mehr ,dann brauche ich nicht mehr zu träumen,und wer dann noch lebt,der jauchzt und kann sich seines Lebens freun!

然后你将不会做梦，而我也不需再做梦！

那些依然活下来的人，可以为生存而欢心鼓舞！

——《厄勒克特拉》

你从天堂的王座走向我

#24h

泰罗的手臂揽着他的肩膀，那仿佛惯常有的，泰罗说：“我会保护你的，托雷基亚。”他们的距离小于半臂，亲昵如旧，托雷基亚笑道：“你说胡话。”

他的心如陷入黑洞般坠了下去，脖颈到指尖的肌肉不受控制地痉挛，泰罗沉沉地压在他的肩膀上：“别怕，托雷基亚，我会保护你不受黑暗的侵扰的……”他的血顺着无力的身躯流在地面上。

白银草地染成了金色。

恐惧中托雷基亚的头脑清醒得作痛，他迅速盘算了“赫拉克利特”的基础法则，料定了自己创造出的东西毫无荣誉不会来征服没有意义的英雄陵墓。掰开栅栏，在白银草森林的深处，托雷基亚把泰罗安置在纪念碑旁边，红族战士的身体重得要命，放下泰罗后他的身体轻得只剩下灵魂。

银色的石碑高耸而沉默。

托雷基亚去止血，止不住，他不是医生，但已尝试了一切方法了，但血和生命依旧快速地从泰罗的躯体中流逝，水晶花变成金色，他止不住，头脑清醒得发疼，猩红的眼里是泰罗红与银的皮肤。泰罗的披风也是红与银——红与银是战士的荣誉，不是自己的颜色。眩晕和头痛让他跌倒在地上。

泰罗捉住他的手：“去救孩子们，让预备队员等宇宙警卫队回来。”

托雷基亚看着他的眼睛，好像共度的许多年，只是想来已经太晚了，泰罗露出难以描述的笑容，“我也想和你并肩作战啊，托雷基亚。”

他说的轻而易举，托雷基亚的眼睛却看不清了：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也猜不透。泰罗拽着披风擦他的泪水，托雷基亚的耳听到的短促叹息，仿佛在他的心中说：“去吧，去吧。”他站起身，一边飞翔一边看自己昔日摆握着光之国飞船的双手——泰罗，我也能成为像你一样的英雄么？

托雷基亚狰狞的束缚带吓坏了学校里的学生，芙洛贝拉，那女人，她看起来没变，她还是他的老师呢。他们望着彼此，芙洛贝拉先开口：“你来拿回你舍弃的身份，我能这样相信你么？”

他低下头，“快走吧，赫拉克利特要来了。”

又说：“预备警卫队的人不是他们的对手。”

芙洛贝拉要求学生到地下避难所去，孩子们灵巧地撤离了，她看向托雷基亚，“对不起。”

“你……”他背着手，断断续续说不出话。

芙洛贝拉说：“我知道是你提议去坟墓，泰罗逞英雄在我面前顶罪的，但我知道是你。得知你离开后，我很痛苦……是我失职，我一直记得。”

“不，不是的，”托雷基亚推她离开，他说：“不是的，泰罗才是真正的英雄。”

她不肯走，只落泪。

他为银河帝国的皇帝贝利亚创造了“赫拉克利特”，与其说是为了帮助贝利亚报复光之国，不过说是趁机制造有着泰罗内核的生命，为了让“赫拉克利特”获取更有力的力量，托雷基亚选择抛弃掉酷似泰罗的外壳，他不喜欢随意摆布的布娃娃。失控的后门也是可以而为之……因为泰罗，怎么可能会听凭自己摆布呢，他是真正的英雄。劝走芙洛贝拉后的一段时间只是等待，大考前的等待，他给泰罗递橡皮，泰罗掰成两半用，结束后两半合不成一个。

“赫拉克利特”出现在地平线上——

托雷基亚一跃而起，用闪电般的光线制止他，眼前恐怖的机器几乎在他面前杀死泰罗，托雷基亚回忆起那一刻：泰罗为了保护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半跪着，后背露在“赫拉克利特”的攻击范围内，紧接着“赫拉克利特”贯穿了他的心脏。一切发生在一瞬间，他回忆起自己创造“赫拉克利特”时激动的心情，“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一条。”他想：“我终于成为你身后大步流星的影子了，随着夕阳渐落，缓缓走到你面前去了。”托雷基亚彻夜不眠，但他意识到，既然他无力穷尽光明，也同样无力遍彻黑暗，光之极，暗之力，有什么分别？有什么意义？

真空的宇宙中只有冰冷的虚无。

“神是昼也是夜，他流转变化的，同火一样，火混着不同的香料时，就按照各自发出的气味得到不同的名称。”托雷基亚在赫拉克利特的残篇中看到了这样的话，他想这正是明白世界那团活火本质的人，他向死去几千年的人打招呼，也向自己的创造打招呼：“你好，在我们那儿，那个名字是“泰罗”。”

他的造物几乎杀死了泰罗的那一刻杀死了他。

托雷基亚不确定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

“托雷基亚！”泰迦又惊又怒，“你来做什么！”

他好累，说不出话，也无力面对盛怒的泰迦，也不狡辩：“你父亲让你离开。”

“我是泰迦！”他瞪托雷基亚一眼，也与“赫拉克利特”格斗起来，“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赫拉克利特的光线在一瞬间将银族的孩子吞没，托雷基亚愣在原地，他在虚空之中一握，甚至感觉不到一丝流窜的光子，他胸口仿佛被剷除了一块儿，犹如在梦中一般狼狈地作战，托雷基亚什么也听不见，直到奥特兄弟们出现在他的视野里，艾斯带来的孩子说：“我好像看到泰迦前辈了。”

佐菲摁着他的肩膀说剩下交给我们。

托雷基亚疯也似的逃到白银草森林里去，从掰弯的合金栏杆翻到开满水晶花的墓园里去，成千上万的鸟儿在静谧的地方栖息，石碑刻着许许多多的名字，泰罗的父亲曾与他们并肩而战，而如今泰罗靠着它。

他距离自己也许只有五十米，却好像坐立在等离子火花塔的核心，坐在天堂的王座上。托雷基亚吓坏了，他的泰罗可真英俊！

他嗫嚅道：“泰迦……”

一动不动的泰罗突然向他伸出了手臂来，托雷基亚被无穷尽的恐惧攥紧了，泰罗知道了自己对泰迦说什么？自己什么也没有说，自己由着那孩子去送死，泰罗如果知道了，他会指责自己高估了自己的本事，而自己是个无能的人，托雷基亚被山一样的羞愧压塌了，他跪在地上，不敢看泰罗的眼睛。先是斯纳克……然后是泰迦，之后是什么呢？

鸟儿的叫声如同音乐。

他问：“泰罗？”

没有回应。

跪在哪儿，好一会儿，托雷基亚才敢看泰罗，泰罗望着天空，但眼灯已经熄灭了，早已死去了。

目不转睛地看着吧

#24h

泰罗一如既往爱他，是不可否认的。

他一直记得梦到他的第一个梦，蓝族柔和的身躯如宝石和绸缎一般暧昧地闪耀着，他的影子在碧绿的玻璃上有一道彩虹的边缘，泰罗喊，托雷基亚！他回过头，狭长的蓝色眼睛美而秀丽，泰罗的心砰砰直跳……法庭里坐满了人，泰罗没办法跟他们待在一起，透过隔音室的玻璃，瞧审判席微动的下颌，托雷基亚垂着头，他什么也不否认。泰罗想让他活，他回来是为了死。

一万年的禁足，几乎和他的生命等长，审判的结局是法官们信格里姆德的危险远胜于信托雷基亚的能耐，他沉重的罪孽竟在宇宙法庭的审判之下轻飘飘地放了下来。

泰罗没有一丝笑容，解开手铐的托雷基亚走过他身边，他说：“我清楚你的罪。”

“不愧是泰罗，”托雷基亚仿佛抓住救命稻草的溺水者一般一错不错地盯着他，又重复道：“不愧是泰罗。”

泰罗五内如焚。

返回光之国后托雷基亚回科技局去，他的生活搅得泰罗辗转反侧，那段时间泰罗天天做梦，梦见自己的第一个梦，梦到他们第一次相遇、第一次搭话，如果不是那些本属于逝去的场景错乱地与格里姆德一战后血肉模糊的托雷基亚交替着出现在他的梦里，泰罗恐怕要全数遗忘了，他从不回忆，梦里和梦醒时，他只笃定托雷基亚会永远停留在自己身边。

希卡利回宇宙警卫队叙职，他借故请科技局的局长喝咖啡，还没到茶水间，希卡利问他：“难道今天不是茶水间固定消毒清洗的时候么？”

泰罗哈哈笑了几声：“我们去旁边的店？我知道一家装修得很像地球。”

希卡利无声跟着他，泰罗飞到那家店，牌子上的营业时间显示2个小时之后开放，他正要说什么掩饰——希卡利截了他的话：“他过得挺好的，和以前一样。”

“那很好——啊，希卡利，”泰罗局促地抓紧自己的披风：“你，你怎么知道我想要问什么呢？”

“都写在脸上呢。”

“谢谢你。”

“他没谈过你，但他很想你。”希卡利带他去附近的店，“难道不算是好事么？一个两个都不开心。”

泰罗双手抱着脑袋：“如果所有的罪孽和伤害都能用一句被蛊惑被操纵洗清……那正义是多虚无。”

希卡利只是笑了笑，点了杯咖啡，指着屏幕给他看，说：“我不懂虚无，但今天我放假。”

泰罗看到他名字底下，副局长：托雷基亚，明后天休息。

“我明天外勤。”泰罗瞪着屏幕。

希卡利道：“是么？梦比优斯怎么告诉我明天警卫队聚餐？”

他们僵持了一会儿。

二十四小时后泰罗和托雷基亚坐在同一个位置，他的视线停在眼前咖啡里：“你还好么？”

“你想要问的是这个问题么？”托雷基亚用问句回答他，“或者你等着我直接给你答案么？”

又道：“我记忆里的泰罗，无论别人怎么说，都会对那些遮盖真实的话置之不理吧。”

“你，托雷基亚，你来告诉我，我相信你。”他盯着蓝族，孤注一掷：“我相信你。”

“你甚至都不问。”托雷基亚冷酷地打断他，“你相信我什么？你想亲口听我说什么？听我承认罪行，还是听我说自己不过是被格里姆德诱惑罢了？说吧，你究竟想听什么？”

“求你什么也别再说。”泰罗伸出双手，慢慢地握紧托雷基亚的左手，他头低得很低，弯弯的奥特天线几乎是搏命的姿态，他说：“我无法原谅你。”

托雷基亚将右手覆盖在红族有力的指节上，脸庞浮现出心满意足的微笑。

如此他们的关系和好如初了。

泰罗一如既往爱他，是不可否认的。

漫长的时光，泰罗的踪影遍布整个宇宙，他发誓要拿到托雷基亚的罪证。托雷基亚偶尔陪他一起去，一次他们沿着银河原路返回，托雷基亚说：“银河系有2000亿颗恒星，太阳不过是众多恒星中的一个，地球更是恒河沙数，生命的终焉没有光明，也不再黑暗，只是真空，只是虚无。”

“但我爱某个人，爱整个宇宙。即使只被2000亿分之一的光明指引着，我也能去守护，能去爱。”泰罗拍他的肩膀，“走啦，托雷基亚，这儿什么也没有。”

他们结伴回去，什么也没变。

科技局依然忙碌，警卫队拱卫着等离子火花塔，二十五光年外，正在出外勤的泰罗得到了一卷科技局的监控录像：潜伏到科技局的宇宙人血泪纵横地指责托雷基亚的罪行，他们同样也没有罪证，甚至认不出托雷基亚，但血和泪都是真，好一会儿，坐在桌子旁的托雷基亚慢腾腾地站了起来，他好像终于等到了死，等到了戏剧的终场，等到了在繁复攀升至顶端的和声中谢幕。

他们说什么，他都承认，摧毁光子修复的武器瞄准他的胸口时，托雷基亚望向监控摄像头，露出遂意而笃定的微笑。

泰罗没办法原谅他，也没办法原谅自己，没人知道自己的无限悔恨：泰罗想让他活，他回来是为了死。

天上没有诸神

#24h

同伴们戏称他是时运女神，因为他总能感知到奇妙的风险。

托雷基亚隐约察觉到自己的直觉来自无状的智慧，但他太忙了，永远没时间泡在图书馆读书，虽然在他少年时并非如此：那时他在图书馆找一本记不清名字的书，他冒犯了老师，冒犯了同学，翻窗子逃出了教室——那本记不得名字的书胜过等离子火花塔的光明，胜过光之国无云的天空，胜过一切！托雷基亚是如此确信，他躲在书架后面，幽蓝的眼睛在书与书的缝隙之间窥探，他看到了一个赤红的战士！他估摸着自己只到他的胯骨那么高，那战士的体态如此流利，皮肤如同火焰一般燃烧。托雷基亚惊呆了，甚至完全记不得那本书的名字了，他不停地回想，但是，甚至……他怀疑那本书纯粹是臆测，只不过是自己为了偷偷见泰罗找出的借口罢了。

他很明白蓝族体力和光线上的劣势，但托雷基亚心存幻想：有一天自己一定会站在他身边的，对吧？大家都是这样说的吧，梦想是一定会实现的，不是吗？自此，他很少去图书馆，少年时的闲暇到现在，他永远在校场自虐般的训练着。二十年前泰罗从地球返回光之国接任赛文笔头教官的职务，托雷基亚已在同族人之中罕有敌手，便一味与银族磨炼自己的光线。预备警卫队队员，距离警卫队只有一步之遥，胜利的喜悦在他的耳膜上隆隆作响。偶尔他似乎能察觉到泰罗的视线，但紧接着托雷基亚就会躲起来，他的秘密难以启齿。托雷基亚对泰罗一见钟情，因而越发不能忍受自己的不堪。他看着泰罗失落地寻找着什么，但又很快放弃了，一次次托雷基亚想要安慰他，又一次次地缩回手躲藏到阴影里。

梦比优斯给他拿汽水：“听说这是地球的特产，教官就是刚刚从地球回来的。”

“你也要到地球去了么？”

“我，我还没想好，”梦比优斯局促了一会儿，又问道：“倒是你，赛文教官去地球追击亚波人之后，你就奇奇怪怪的，是泰罗教官太严格了么，你都不敢看他。”

“不是！”托雷基亚嚔地站了起来，“不是！我！”

梦比优斯吃惊地望着他，他坐下来，固执地说：“你不懂。”

无法安慰他，梦比优斯只得转移话题，他说：“不说这些，只要通过了明天的测试，你就是第一个加入宇宙警卫队的蓝族了，无论如何，我想提前恭喜你。”

托雷基亚羞愧地低下头，“谢谢你，但我不能高兴得太早了。”

“泰罗教官要求我去做特训，时间到了，我也要先走了，”梦比优斯摇了摇头。

他欲言又止，银族战士问：“怎么了？”

“我……等我回来，也能去参加泰罗教官的特训么？”

梦比优斯点点头，坚定道：“我去问泰罗教官，我想他会同意的。”

同伴们戏称他是时运女神，因为他总能感知到奇妙的风险。

测试结束的时候，同伴们拉着手围绕着他唱O FORTUNA，托雷基亚捂着耳朵说：“天上没有诸神。”

“为什么不庆祝呢，托雷基亚即将成为唯一一个加入警卫队的蓝族了！”

他定定地立在原地许久，猛然拽起身旁的同伴往光之国的方向窜逃，下一秒火焰和炮火吞没了之前站立的地方，同伴们吓坏了，“天啊，托雷基亚，你是怎么发现的？”

“是亚波人，快回去！”托雷基亚敏捷地躲避满天飞舞的光线，“他们怎么仍不死心？”

托雷基亚在火光中看到了一具赤红的身体，他敏捷地窜了出去，抓着那红族奔逃。急速飞行的过程中有什么猛撞了一下他的后背，托雷基亚察觉到似乎有什么变得不同了，他的灵魂轻飘飘的，肉身却十分沉重……他拖拽着吓坏了的红族摔在毗邻光之国

的小行星上，毫无预兆地跪在地上。

那碧绿的光之国如同宝石一般在M78星云闪烁，托雷基亚仿佛一瞬间陶醉在母星的美丽之中，红族拉着托雷基亚的胳膊，不停地说：“你还好么？你怎么了？蓝色皮肤，你是不是叫托雷基亚？我知道你……谢谢你，托雷基亚……”

“你知道我……”托雷基亚眼中浮现出异样的光彩，他回握红族的手，紧紧地，轻声道：“我和你……算不上一样，但我没有输给你，对不对？”

红族流着泪点头：“你怎么会输给我呢，托雷基亚……你救了我。”

“我也可以做英雄，对不对，”他微微瞪着眼，仿佛已经不能看清眼前的一切了。

“对，你当然是英雄。”红族的孩子泣不成声。

那泪水中，托雷基亚仿佛回光返照一般清明起来，疑惑又困倦，他不认识眼前的人，托雷基亚的手伸向光之国，沉重的身体却再也无法移动，那静谧碧绿的行星近在咫尺，他喃喃说：“我的太阳……”

亚波人的炮火越发猛烈，红族不顾一切地把他护在身下，硝烟弥散后，红族拍了拍托雷基亚的后背，他一动不动，已经断气了。

图书馆不欢迎泰罗，因为他总会在借一本书之后趴在桌子上睡觉，击败格里姆德后，泰罗被扭曲的时空抛向了这扭曲的时间，他在180亿人里找了太久了，他去找过情报局，他去找过科技局，但都界没有托雷基亚的踪迹……他记得年少时，托雷基亚总在图书馆看一本戏剧，如今他总借来做补觉前的睡前读物，绪论他看过，是一段对狂女——对缪斯的叙述，“这女孩子刚才违背了既定的法令时，已经完全学会了放肆，事后还是如此放肆。”

他伤感地微笑着，自言自语：“托雷基亚，明明你以前也喜欢逞英雄啊……”

梦比优斯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不好了，教官，亚波人袭击了预备警卫队！”

泰罗震惊不已，他站起来倏地转过头，他隐约察觉似乎有人书架后偷看自己，但情况紧急，泰罗缓和了漫长地两秒，正色道：“你跟我一起去，梦比优斯。”

梦比优斯点点头。

在哭我

#24h

泰迦一直不喜欢托雷基亚看自己的眼神，往往托雷基亚看向他的眼神一错不错，即使言语和夸张舞动的肢体张牙舞爪地暴露他的险恶用心，但那眼神，说真的，算不上邪恶。

一直以来，泰迦宁愿他有双邪恶的眼睛。

托雷基亚看向他时总一副神游天外的神情，泰迦没办法在他那似醒非醒的作态中把他当成敌人，但常常是托雷基亚明目张胆地出神则大大冒犯了泰迦的尊严——他的打量充满鄙夷，甚至不必搬出泰迦无畏的父亲。

与之交手数次，泰迦几乎能捕捉到托雷基亚望向自己时偶尔显露出的奇异柔情，诚然，那仿佛错位了的怜悯未曾动摇过他对光明的捍卫，但泰迦总感同身受地从那眼中体会到同样的无力。

他从未和任何人说起过，他只宁愿托雷基亚有双邪恶的眼睛。

捕捉托雷基亚的计划早有预谋，泰半的新生代给热心的赛罗拢到一处来，依照着私仇，有仇报仇有冤报冤。

风真是苦主，性格又很跳脱，他不知从哪儿摸出一沓册子硬是要让泰迦在托雷基亚面

前念。泰迦推脱几次，“无聊，这东西能有什么用？”

“你不念怎么说没用？”风真斜睨托雷基亚，“你看他，一副不死不活的样子，一路上气死人了。”

泰迦看向托雷基亚，他整个人绑在地面上，浑身上下佩戴束缚器动弹不得，莫名地，又想起他的眼神，竟开始觉得托雷基亚很可怜，泰塔斯推一把风真，“托雷基亚和泰迦的父亲有故，别让他为难。”

“我怎么为难了？我父亲和他有关系，又不是我跟他有关系，”泰迦从风真手里拽来那册子，故作轻松地耸耸肩：“我念，我念就是了，泰塔斯未免太谨慎了！”

“看吧，”风真撞了撞泰塔斯的腰，泰塔斯只举着双臂练深蹲，不肯理他。他说什么也不应，便一跃坐到泰塔斯的肩膀上，不以为然说，“别嘛，全宇宙都是那东西，怎么就生气了嘛泰塔斯老哥。”

翻开那册子，是诗。泰迦犹豫着看向眼前的托雷基亚，那堕落之人轻哼一声，“怎么了，泰罗的小孩儿？”

可怜他可真是无用，泰迦想，“漫长漫长的——”

谁知仅仅两个词，托雷基亚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声，风真吓得从泰塔斯肩膀上掉下来，U40出身的战士把吓得心惊肉跳的泰迦拽到身后去，托雷基亚浑身上下的束缚器都发出过载的尖叫，而胸口固定的拘束器也发出吱嘎作响的声音，顶着一身沉重的负荷，托雷基亚如同爬出地狱的恶鬼一般往泰迦身边猛地一挣，然后浑身卸力似的一动不动了，泰塔斯恐他有诈，观察着不肯让泰迦和风真到前面去。

好一会儿，泰迦眼睁睁看托雷基亚胸口本该是彩色计时器的位置——从那幽蓝的窟窿里流出金色的血来。

“也太吓人了……”风真心有余悸。

不过是首诗嘛。泰迦不明白。

赛罗推开门，双手还捂着小茧的耳朵：“你们搞什么啊，把我女儿都吓坏了，怎么做的奥特战士！”

又道：“泰罗也来了。”

泰迦问：“我们约好一同冒险掩饰过去的，父亲怎么知道的？”

“哪晓得，”赛罗啧了一声，“刚好把托雷基亚交给他，咱们各自跑吧，我也去跟女儿玩……”

“这就是你女儿啊，真可爱，”光太郎敲敲墙面上的画框，赛罗和小茧都回头看他，他迎上来从怀里翻出六份京都产的金平糖，半蹲下来递给小茧，“今后也要继续努力。”

小茧说：“谢谢大哥哥。”

里头的泰迦不自在地咳嗽几声。

光太郎站起来递给赛罗，赛罗犹豫片刻，拽了拽令人的西装，说：“虽然我已经有长大了，但看在奥特兄弟的面子上，我勉为其难收着了。”

泰罗揉了揉他的脑袋，说了一句，感谢你的努力。赛罗很受用，一边点头一边把不喜欢的口味挑给小茧，泰塔斯深吸一口气，旁若无人地继续健身。他看了眼地上的托雷基亚，脸上的笑容一怔，把三袋糖给泰迦，要泰迦去分，半跪着抱住托雷基亚的脸：“你怎么伤这么重……哎。”

“泰罗？”托雷基亚不确定，双眼却露出泰迦很熟的柔情，热情得仿佛他胸口烧着火焰。泰迦看他很难过。

“你第一次看到我这样子？”光太郎整理了一下丝巾，口吻和神态都喜悦，“不论怎么说，我们要一起回故乡去了。”

他见泰迦拿着册子，问：“泰迦，那是什么？”

泰迦规规矩矩说：“是风真给我的。”

他能感受到父亲身上的光芒，泰罗仿佛模仿着剧本中的情节，但他又如此强盛遥不可及，用深深的阴影笼罩了自己。

“我能看么？”是问风真的。

风真犹豫了一下，迅速地看了眼泰迦，又看泰塔斯，摸摸自己的头：“应该可以吧，全宇宙的人都知道……”

他觉得奇怪的很，泰罗看起来太过年轻，却又维持着超凡的宽厚气度，他只走进来，举止分明最孩子气，可和他比较，就好像让他们所有人都成了念小学的地球孩子似的。也许因为泰罗是年长的长辈？他说不准。

泰罗接过那册子，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翻了两页，只叹息：“我就说嘛，你真的有诗人的才华。”

托雷基亚一言不发。

“都是你写的诗，”泰罗侧头看他一会儿，翻开一页，念给他听，“漫长的夜晚到来，不见星辰的光亮，只要有太阳般的你，我就不会害怕，所以请留在我身旁。我当时看到的就是这首。”

泰迦不自在地看自己的脚尖，与自己想到的尖叫不同，在泰罗面前，托雷基亚温顺异常，不讲话，只是哽咽了一下突然无声地哭了，泰罗捧着他的脸抬起来：“怎么哭了，真的哭啦？”

泰罗去抓他的手腕，他一边哭一边躲，但却不挣扎。两人孩子似的拉扯了一阵，胳膊伸成直线，泰罗停下来沉默地握他的手，托雷基亚便也停下来，小茧在沉默中吃了会儿，好奇地望过来，却见泰罗猛地抱住托雷基亚，跟他额头贴额头：“傻瓜，你当然还是我的好朋友啊托雷基亚，永远都是……大傻瓜……”

蓝族头上的束缚器超负荷运转从他头上掉了下来，泰迦无意看了他绝望的眼，又陷入到怜悯的境遇。

一直以来，泰迦宁愿他有双邪恶的眼睛。

现在海枯石烂也很快

#24h

揭开奶茶盖子吃珍珠时，雾崎被暴走族推了一把，那时他正神游天外，湿漉漉的衣襟贴在前胸上凉飕飕的，他才悠悠然回到了现实之中懒洋洋地打了个响指。

公园的休息日充满了蝉鸣的人类幼崽，青空无云，正是好时候。雾崎找了个僻静椅子吃剩下的珍珠，三个贴在塑料杯上，他仰着头把杯子挤得嘎嘎作响，躺在椅子后纸壳上的流浪汉频繁地给自己翻了两面。

错乱的激情在他心中徘徊不去，雾崎走了神，他想着，思绪回到了无聊的光之国，冷酷无情的火花塔，泰罗的剪影像逆着光芒升起的黑黑的太阳，……流浪汉把纸壳版拽到头顶，轻微的声音打断了思绪，他起身去丢垃圾，小孩子们在他的身后呼喊彼此，“来啊，来啊！一起来玩啊！”

塑料杯丢进去，他看到一抹红色，停了又停，是泰罗的玩偶。

雾崎摸着下巴：“真不错啊，你也被人这样对待了。”

“我该感慨，果然人类是无情的生物，不是么？”他绕着垃圾箱打转，摸了摸下巴，拖长了音节：“NO.6，你懂什么啊？”

警车的呼啸声灌满了街道，雾崎陶醉地侧耳听了一会儿，与人类的各种软弱的癖好相比，音乐如此均匀有力，结构又如此纯洁，几乎像——想到那个名字之前，他已经弯腰捡了垃圾箱里的泰罗玩偶，无以排解的情绪挤满了胸膛，那错乱的激情仿佛又从他的身体中升腾出来，他总听自己的心，听自己的心说：我想要和泰罗在一起。

“雾崎！”

是泰罗，他转过身，“啊，东君。”

光太郎责备地看他一眼，绕到他面前又吃了一惊，“太不小心了，怎么穿着弄脏的湿衣服？”

“我明白了，被人撞翻了奶茶也是一种邪恶，对不对？光之使者？”托雷基亚在泰罗面前总透露着疲惫的虚弱，他浸没在自身之中，浸没在无力抵抗的爱情之中，付诸于口的一切抵抗都证明自己属于那个男人。

果然泰罗根本不理睬他的气话，只问道：“怎么这么没精神？”

又道：“我买了新T恤，来穿穿看么？”

雾崎茫然看他从背包里掏出白色T恤一抖展开，“看，很不错吧！托雷基亚！”

图案是比着斯特里姆光线手势的泰罗和泰迦，雾崎沉默了一会儿，伸手去摸奶茶杯，没摸到，嘴唇发抖：“我不穿。”

“欸！”光太郎把T恤放在腿上，拽开自己的夹克，里面是一模一样的父子图案T恤，“看嘛，不是很有精神么？”

雾崎那被泰迦称之为不怀好意的笑脸，露出了微妙甚至是怜惜的宽容，“一杯奶茶，还要芋圆珍珠沙冰，大福……”

他提条件。

珍奶潮已经过去有段时间了，他们没怎么排队便点了餐，雾崎说：“还要大福，草莓大福。”

服务员为难地望着他，“限量版大福今天已经售空了。”

他弯下腰，眼镜几乎贴在菜单上，价格上看到了一个售空的贴纸。

思考了好一会儿，雾崎说：“我不穿了。”

光太郎从夹克兜里掏出眼镜盒给他：“再点别的吧。”

戴上透明框眼镜，雾崎仰头垂着眼，双手抱胸，把菜单从头到尾念了一遍。

光太郎把信用卡递给服务员，说：“他点的要两份。”

“我不喜欢白色，”雾崎拽着T恤的下摆喃喃自语。

泰罗不以为然：“童装似乎有红色版的，你穿红色么？”

雾崎抬眼剐了他一下，眼镜从鼻梁滑到鼻尖。

光太郎噗地笑出声。

“看啊，光之使者就是这样嘲笑老朋友的。”他干巴巴地驳斥，推了推镜框，但低头的下一刻，眼镜又掉回鼻尖，只得仰着头，一张POKER FACE笑对人生。

雾崎一笑不笑，不做诸多表情后，年轻的面孔文雅又稚气，“你还是老样子，只知道片面的看待事物，好像你的世界完全是静止的一样，NO.6我最讨厌你这点。”

光太郎捧着脸，打了个哈欠：“你又说一样的话。”

“因为我想让你听懂！”

他坐直身板：“我听你讲，你说。”

“我的眼睛涨度数了，但你拿来的还是我的旧眼镜。”雾崎才要继续说什么，服务员举手喊他：“您好，您的餐先取一部分吧！”

光太郎如释重负，站起来把各式各样的冰淇淋搬上桌子，被打断的雾崎还生着气，不肯等他，只一味低头猛吃，光太郎拢了拢他半长的头发在脑后扎起来，才在他旁边坐下。

雾崎推他肩膀：“去对面，别坐在我旁边。”

“后来的眼镜搁在我床头上，你的东西我都没动。”泰罗望着他的侧脸，微笑着说：“只有书架上的书落灰的时候我和泰迦扫了两次，我怕你回来了找不见。”

雾崎不看她，“别说讨厌的话。”

托雷基亚什么也不想不出，悲伤、欢愉、一切意识都在瞬间被抽空了，头脑麻木得意意识也不清晰，只有痛苦——放空的到痉挛的痛苦。没有渴望，孤独本该是巨大的快乐。

潘多拉魔盒中的万祸之根是希望，他只是吃，专注咀嚼时与感官搏斗。

“你什么也不许说，我才是那个请求你的人，”光太郎转身背过头，把打包好的甜品拎在手上，念叨着，“我给哥哥们带去。”离开。

风铃响了一阵，又停了，二十分钟后打打闹闹的高中女生挤满了店铺。

“路上小心，我等你回来，”雾崎轻声说，然后他听见自己也笑了。

“她看到空气污染使威尼斯的石像患石癌，想道：‘现在海枯石烂也很快。’”

——《小团圆》

烂梗

“我真傻，真的，”泰迦抬起他没有神采的眼睛来，接着说。“我单知道有人防备的时候的时候托雷基亚在地球上找不到乐子，会到光之国来；我不知道我在的时候也会。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机器人坏了要自己做饭，给他小篮叫我爸去艾斯伯伯那儿拿东西吃。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后打游戏，喂狗，写完作业了，要吃饭。我喊爸，给他发签名，没有应，出去口看，只见他的披风在地上，没有我爸了。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各处去一问，果然没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寻。直到下半天，寻来寻去寻到地球去，有人说看见疯女人拿着他的奥特勋章。大家都说，糟了，怕是遭了托雷基亚了。再去；他果然跟托雷基亚在地球吃东西，他俩把我的零花钱已经都给吃空了，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他接着但是呜咽，说不出成句的话来。

7月4日

新开这本日记，是为了记录我对于混沌的理解，抛弃对泰罗没有必要的感情和虚无的友谊。先要读完手边记录贝利亚的《历史》

7月13日

给泰罗写诗

7月14日

没有泰罗的存在的光之国真是无聊的地方

7月15日

献给泰罗的泰迦火花进度过半

7月16日

托雷基亚啊托雷基亚！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计划你都忘了吗？难道你也是那种片面看待事物的人么！不能再被泰罗蒙蔽双眼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7月17日

给泰罗写诗

7月18日

给泰罗写诗

托雷基亚与泰迦颇不投缘。一天，泰罗主动和托雷基亚攀谈，想要缓和孩子和后妈的关系，问他最佩服的人是谁？托雷基亚明确回答：“贝利亚。”泰罗极为震惊，问：“为什么？”托雷基亚不加掩饰地说：“他有勇气杀掉自己的亲生儿子。”

有个人向托雷基亚汇报说：“现在墓场大剧院正上演一个以您为线索的剧，播给所有的反派和怪兽看，里面有泰罗出现，每当泰罗一出场，下面就热烈鼓掌。”托雷基亚听了以后非常得意。有一天他买了一张票去看这个剧，他陷入了沉思，忘记了鼓掌，这时旁边有人推了他一把，紧张地说：“哎！你为什么不鼓掌？不要命啦？”

托雷拉门扉里关着三个人

第一个人：我讨厌泰罗，天天说他的坏话，所以被托雷基亚盯上了

第二个人：我喜欢泰罗，天天给他写情书，所以被托雷基亚盯上了

第三个人：我是泰罗

二十三次泰罗奥特曼分析大会上，托雷基亚谈论自己的成果，他问：“我们这里有没有敌人？”一个人回答：“有一个，他坐在第四排第十八号位子上。”托问：“为什么他是敌人？”回答：“敌人是不会打瞌睡的，我发现全场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打瞌睡！”

泰迦买到了泰罗的限售周边后，把风马和泰塔斯都叫来看，风马来了以后，泰迦得意洋洋地向风马展示了一番自己的泰罗限量娃娃、限量周边、特别签绘、各版shf、还有自己的爸等等，展示完了后，泰迦问伙伴这一切如何？风马说：“虎，这一切都很好，但是，托雷基亚来了你怎么办？”

我的塞德娜

托雷基亚在图书馆任职，他是顶优秀的蓝族，但无论是科研抑或是宇宙警卫队的荣誉都不能拨弄他那如死水般平静的心，毕业后托雷基亚与坟典为伴，七点整买早餐，一点钟吃下午茶，转眼一万多年了，图书馆的世界钟拆除后，同事们也懒于装新的上去，因为我们有托雷基亚。

他吃下午茶的时候读《诗艺》，白白与前人沐浴着一样的等离子火花、淋同一片放射性的雨，同样的每一天也同样写不出诗，读了两三百页，窄小的图书馆来了一个高挑、英俊的红族战士，他停在礼貌的距离之内，逆光的影子却把托雷基亚完完全全地笼罩在里头，蓝族抬起头仰视他，胸口什么仿佛被猛拽了一下，他轻声问：“您要借什么书么？”

“《历史》，”红族如是说。

托雷基亚局促起来，“《历史》的拷贝本可以在光脑上浏览，但原本珍贵，收录在宇宙警卫队和科技局保卫的总馆里。”

红族微微欠身，说：“给你添麻烦了。”

他离开时的影子仿佛拉扯着自己的彩色计时器，托雷基亚望着他的背影好一会儿才找回了自己的呼吸，“那是谁？”

“是泰罗，宇宙警卫队的总教官。”同事也站起来张望，“不过据说他已经因伤退役了。”

出乎意料的，泰罗会经常来，托雷基亚瞥了一眼，也是《诗艺》，忐忑不安地生出奇异的骄傲来，一点泰罗点下午茶问他想吃点什么，托雷基亚一直恍惚，泰罗在他面前切肉，他只想吃叉子上那一块，或者他嘴里的那块。

托雷基亚问：“《历史》这本书有什么特别的么？”

泰罗摇摇头，“不，没什么特别的。”

无话可说时，泰罗说道：“他们很快会开始编纂我的部分，曾经他们写过我的父母、兄弟，现在到我了。”

“你好奇他们会怎么写你么？”

“好奇心？不，我没有这种东西，我想知道他们会怎么写我的朋友，虽然我知道《历史》不会记录活下去的人，但无论他们如何描述他，都令我不安。”泰罗吃东西很快，又咕咚咕咚的喝水，一边吃小块的甜点一边继续看书，“你呢？什么让你如此好奇？”

“你要死掉了，是么？”托雷基亚感觉自己在做梦，“但你没有一张死掉的脸。”

泰罗很自在的解释：“我的心脏已经不顶用了，陈旧的伤口不会愈合，器官的衰败却越来越严重，很快我就会死，但说真的，比起银十字好得多，我不想留在银十字蹲几万年的监狱再宣告重症不治。”

托雷基亚自然而然坐到他身边，慢慢将耳朵贴在他皮肤上，“是心跳声么？”

“只是光。”

泰罗坦然的目光中，他惊醒了似的倒退了几步。

得知泰罗情况的当天夜里，托雷基亚带着行李箱等在他的房门前，为了照顾他，一路上编造了无数的理由，泰罗回来的时候，却只是开门，帮他拿行李进来，关门。

红族什么也不问。

没有道理，托雷基亚却如蒙大赦。

睡前托雷基亚帮他将银十字外置的修复装置连接到他的躯体上，那时泰罗不能动，只是用眼睛看着他的脸，那目光托雷基亚不敢正视，泰罗也不指责他什么。醒来后，托雷基亚调试机器，他在一旁办公，粗略看看，似乎是与宇宙警卫队有关。

蓝族小声说：“我听同事说，你已经退役了。”

“那要等黑暗和邪恶全部退休了才行。”

托雷基亚只是笑，但自己都不知为何而笑，他喜欢陪在泰罗身边，泰罗身上烈火般的激情仿佛时时都能温暖他，他依旧看《诗艺》但不再打算去写诗。同居的二人维持着天真烂漫的关系，如妻子般照顾泰罗已让他无限愉悦，只是托雷基亚不在宇宙警卫队的人来拜访时打扰他，泰罗对所有的小辈都如同对待平等的朋友似的，那些孩子们来找他没有顾忌，无止尽地玩耍，和无止尽对正义的向往，无限的生命都可以为之透支。远远看着，红族看上去可畏的年轻，正午的烈日般放光，托雷基亚只想象着，也几乎要倾倒了。

泰罗的身体很快再也不能支撑他自身的光芒和意志了，他经常一整天一整天的昏睡，任何人来劝说也不肯回银十字去，一日托雷基亚看到他的脸，不知为何尖叫起来，歇斯底里的声音唤醒了泰罗，他们看清彼此的眼睛，才搂抱着哭泣起来。

泰罗吻去他的泪水，托雷基亚什么也不拒绝。

他们在同一张床上醒来，半梦半醒时托雷基亚听他催促着《历史》的编纂，可另一头好像也陷入了可怕的难题，泰罗压低声音与科技局的人吵架，两方都不退让，泰罗瞥了一眼，“一会儿讲。”，又帮他拉好被子，“再睡一会儿吧。”

“究竟出了什么事？”

“因为一切证据都不存在了，所以他们不打算把我的朋友也写进《历史》中去。”泰罗停了停，“因为他的历史，只是我的。”

“那为什么一定要写进《历史》？”

泰罗回答说：“我们向彼此发过誓。”

“那为什么不把他写下来呢？”

泰罗说，那真是好主意。他给托雷基亚讲起幼年时期的冒险，他和朋友学了一门混沌的语言，他的蓝族朋友用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领悟了混沌的法门，唇齿吐出奇妙的声音来，年少的泰罗被他吸引了，但他的朋友解释说，那句话的意思是遗忘是赦免。

石碑上的故事是，亚伯和该隐穿过一道没有名字的门，他们忘记自己是谁，所有的罪就都被赦免了，没有血债也没有痛苦，又是新生。

托雷基亚问，犯罪的人也同样么？

“你会去惩罚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人么？”

托雷基亚只是摇头，“那么如果只有一个人走进了忘却之门，另一个人是否永远得不到赦免呢？”

“那唯有死知道了。”泰罗搁下杯子靠在椅子上小憩，托雷基亚贴心地帮他盖上薄毯子，正午耀眼的日光照耀着休息中的红族，他无声构思幻想中的场景，年轻的泰罗、比现在年轻得多，逆着等离子火花塔一跃而起……托雷基亚的指尖碰到自己的脸颊，不知何时泪水纵横，他自己也吃惊。

银十字论坛：活久见x液过敏的神秘体质

1L没有赛文会死掉（楼主）

日狗了，加班到凌晨真见鬼了，原因如题。

2L

好家伙，是我想的那个啥么

3L我的阿柏超越一切

是什么基因的表达会造成这种问题（瞪大了双眼.jpg）

4L没有赛文会死掉（楼主）回复3L我的阿柏超越一切

和正常的过敏反应没什么区别，银十字的诊断倾向为特殊个例，闹得这么严重，应该很快会把样本送到科技局去，变异也许也是进化一环，总之，辛苦了💧但真吓人，患者一度灭灯了，玛丽小姐在外面很严肃地训斥泰罗，我们喊她来，她都没想到会过敏得如此严重💧💧

玛丽小姐都见所未见耶，好悬最后把命捞回来了……否则人就留在银十字挂牌给后生们观瞻了💧💧

5L

草，脑补了下人走了挂牌留银十字，要因为这种原因留名千古是不是太惨了……对不起，但xswl

6L

前所未有的场面耶

7L

不过听说泰罗小时候很调皮的

8L

等等，玛丽小姐在骂泰罗…？

9L弟弟们去地球什么时候回来？

别问，别问，问就是别问。

10L

与大佬合影

11L

Ultra！No.1！！！！

12L我的阿柏超越一切

有没有考虑过是精神状态不佳造成的躯体化？

13L没有赛文会死掉（楼主）

？你们蓝族思考方式竟然差不多呢？太奇怪了，患者醒来的时候我在附近，他立刻告诉我是精神紧张造成的躯体化，我无语了好半天，朋友，你当时都灭灯了你清楚么？！至少要学会相信医生好吧，银十字当然会比你专业啊朋友。

更让人扼腕的事他根本不知道爱惜自己！还没有查清原因，就开始跟医生哀求着不要告诉他的朋友，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陪朋友去（朋友工作的机构）了，不能像个没用的废物那样再离开朋友一次了。我好不容易，蓝族的思路如此神秘，原来蓝族和朋友永远在一起的方式就是have a good night，学到了，等我学会了我要去套路赛文。

14L

楼主醒醒，赛文不是蓝族

15L

楼上，没见过泥塑么？

16L

还有这么泥的？

17L我的阿柏超越一切

考虑下来我们科技局做志愿者，可以免费尝试和行星一心同体，地球也不是不可以尝试的。

18L弟弟们去地球什么时候回来？

好呀，发现了，以权谋私。

19L没有赛文会死掉（楼主）

你的生命固化装置就是为了这个研究的对不对？好呀！你个危险的男人！你图谋阿柏不轨！好吧，我开玩笑，刚才血样拿回来了，看结果很悲剧，真的是对那啥过敏，不过因为太莫名其妙了，打算在三天内做一下双盲，不排除是躯干化！没办法排出……尤其是他的状态真的不太好。我盲猜他朋友应该是银族或者红族很优秀的一员，给他的压力也很严重，他现在就是很委屈……哎呀，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既然都已经躺在一张床上了，用朋友这样的称呼真是太奇怪了，我跟他吐槽，谁知道他沉默了一会

儿，告诉我，他认为这样的自己即使是做“朋友”也是不够格的，“如果只是一粒尘埃，恐怕连被盛怒的太阳焚成灰烬的资格也没有。”本来他打算跟朋友一起去（朋友工作的机构）就跟朋友告白的！没想到惨烈败北，真是好惋惜……考试！！害人不浅！！我也差一点就去观测局了55555

如果不能表白又不能啪，对他真的太残忍了！！

20L

拍拍楼主，观测局成员表示，来了也没机会

21L

同，来观测局300年了，还不知道顶头上司长啥样——一直在宇宙里画地图，画吐了

22L

泻药，人已经死了，死前血书：

别学画画！

23L他说我是太阳之子

啊，开始，我还以为楼主在谈我朋友，看到后面才意识到竟然不是……好难过啊，我朋友也住院了，妈妈把我一顿痛骂，因为我做的太重了，把朋友做晕了，好巧，我朋友也是蓝族，我是红族。

24L没有赛文会死掉（楼主）

做晕？？？惊了，我这就改Id

25L

楼主笑死我，塑料梦女情

26L

真实的么23333

27L他说我是太阳之子

我也好喜欢我朋友，但不清楚他是否知道我对他有不同于友情的感情，真希望他不要认为我玷污了他的友谊。前几天我不由分说告诉他自己想要跟他做点胡来的事，没想到他很平静的同意了，能得到他才是我的胜利……我不介意他是否对我仅有友谊。

胡来得很尽兴，他也告诉我没关系的，解放你的天性，没关系的，他都可以的，然后他就灭灯了。

他自己可能不觉得吧，他真是个骄傲又要强的家伙，我们曾经一起发誓守护光之国，但有时候看到他一个人形单影只在科技局等我……我好想抱抱他，告诉他我会永远在你身边的，可我一次也没有，我怕刺伤他，他太骄傲了。

他对光明的信奉，强烈到怜悯都是侮辱。

更重要的事，我曾经看过他的诗，他写了之后投稿的诗，当时我只觉得，真不愧是蓝族呢，非常有诗人的天赋，但后来我去问哥哥们，他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赛文哥哥说，两首诗的意向是一样的，他一定是写给一个人的。

他叫那个人太阳，我真是，我真是……说真的，我嫉妒得在病房外哭得看不清屏幕，我都已经是快能去地球的年纪了，但我不行啊，我真的不行啊！

明明是我先呀？是我先发现他的，我们从小就在一起……怎么会这样？想不通，一直想不通。

昨晚没怎么睡好，读了一会儿他的诗，果不其然做梦了，梦里他叫我太阳之子，醒来后高兴得都忘记是梦了呢。那个人可真幸福啊，是谁啊，虽然这样问，但没有兴趣知道究竟是谁呢（笑）

28L

你是不是红族？红族不能说不行！

29L

丢人，不能说不行+1

30L

草，怎么这么虐？

31L

盲猜@他说我是太阳之子 是警卫队的，警卫队之外的人怎么能在说出灭灯这种话之后平平淡淡的接上那么煽情的后续！

32L

对，警卫队的变态都不是人

33L

楼主呢？楼歪了，楼歪了。

34L我的阿柏超越一切

是你们两个？我一直以为你们两个蜜月旅行都过完了。

35L他说我是太阳之子

我是号主的妈妈，大家好，刚才银十字的医生把自己的手机给那位患者看，那位患者一瞬间就高兴得灭灯休克了呢，并不是过敏引起的休克呢，也许之前就是太高兴了引起的休克，病情有待进一步观察呢。

但大家可以继续快快乐乐的晒火花塔的。

P.S.两个孩子我都教育过了，不日也许就会在一起呢。

дети убежали в лес

雾崎的俄文水平止步在Это мама，一个月里他零零散散学了些很必要的词，但不念也不写，丢开工作，他能孤零零地在办公室坐上一整天，草木荣枯，九月草叶中便看不到绿茬了，满是尘埃的窗子另一头偶尔能看到燎原野火，烟尘席卷声势不小，转瞬却被铺天盖地的狂风卷灭了，充满好奇的时候他在纸上写诗，“俄语很不好，没有跟人交流的必要，学得很懈怠，因为也没有人给我取俄语名字，反而令我自由，我喜欢哪个名字就用哪个名字，星期一我是柳德米拉，星期二我是怕莎，等到星期三你可以叫我杜夏……我和自己讲话，有时候他叫我雅莎，有时候叫我卡佳，马掌钉敲在路上的咔恰咔恰。”

远东的基地距最近的城镇有50公里，堆满了金色白桦树叶的两条水渠每逢大雨总有股淡淡的、腐烂的腥臭味。他站在附近等别人的便车，手表指针在四点过后的23分钟左右处重合，轮岗的女人告诉他，别等了，车坏了。

雾崎折返回去，孤零零的旧巴士停在院子里，湖蓝色的涂装斑驳却仍旧明亮，只是人造的明亮更显得徒劳，修车的人是个修长身形又格外结实的男人，他躺在破床垫上探半个身体到车底下，雾崎手揣在兜里歪着头盯着他看。好一会儿，那人从车底爬出来，笑问：“久等了吧，已经修好了。”

“我没有等，”雾崎说：“什么也不等。”

光太郎摸摸鼻尖：“是嘛，那不好意思。”

“已经下班了，他们开的店从来不等人。”

“瞧你说的，”光太郎丢开手套，笑道：“你在这儿做什么工作？”

“技术。”

见他不愿多说，光太郎也理解：“我也是技术员，我们走吧，去村子里。”

虽然基地距离城镇遥远，但附近有些村落，与村民相熟人也能跟村民换些东西来，雾崎语言不通，没有办法拒绝他的邀请。光太郎把自己的工具箱收起来，抄在腋下，喊司机说：“修好了，能开回去了！”

捧着热茶出来的司机很高兴。

“我们开自己的车。”

光太郎的车是方方正正很有千禧年前设计神髓的本土车，看上去保养的不错，半旧的青黄色，只是汽车前盖不整齐，微微掀起一个角。雾崎坐进副驾驶，车窗上悬着的布娃娃随着仄歪一次的车子晃了晃，他觉得很有趣，又或者被长久地塞在一个办公室里，只是出去就让他高兴，光太郎也坐上来，怕他嫌弃简陋，安慰道：“虽然是二手车，但里头换得差不多了，不大旧，只泡了一次水。”

那你也被坑惨了，他如此想，却什么也没说。

“你懂俄语么？”

雾崎奇怪得很：“不懂。”

“没关系，”光太郎迅速地告诉他：“我也不懂。”

他以为他纯粹跟自己开玩笑。

转个弯驶进了泥泞的坡道，里头积水，车轮滑得厉害，但颠簸了几下，车子压着半黄的秸秆拐进小路，光太郎解释说：“大概是三年前吧，拐弯的地方翻浆了，开上去会刮伤底板，不是修修补补就能解决的。”

他转身指给雾崎看：“瞧那边，那辆车，没必要修，就丢在那边了。”

雾崎从后窗看到他的指的那辆车，那儿只余着生锈的框架，玻璃拆除了，里头的东西也搬空了，风一停，半枯的杂草拢上去，他们越来越远，什么也看不到，雾崎拨弄他车子上的百叶窗，没头没脑地说：“还挺适合我的。”

光太郎不多问，看也不看拽开抽屉：“随便吃。”

散装糖果、融化又凝固形状可笑的巧克力，他好像什么都有，雾崎问：“你打算去买什么？”

“我有清单，”他很自信：“买点酒，买一点樱桃和苹果……”

他说的平常事让坐在副驾驶拨弄百叶窗的雾崎异样地心碎，仿佛一次次呼吸吸入肺管的正是无边旷野的寂静和愁绪。

雾崎的指纹摁在他的车玻璃上。

光太郎受欢迎的程度有点吓人，他才打开车门就有小孩子扑到他怀里，半棕的头发也许能说成金发，只是很暗淡，小孩子说个不停，光太郎给他拿零食吃，他也说谢谢光太郎哥哥。雾崎重复他的话，小孩子就抬起充满敌意的灰眼睛，光太郎说他，你怎么能跟小孩子开玩笑。

车子停在路边，光太郎带他到村子里，正把牛前蹄绑在木桩上的老大爷跟他挥挥烟斗，村庄寂静，只能隐隐约约听到几声畜生的叫唤，光太郎说：“一次我们从城里回来，车在这儿抛锚了，借住在这儿，就跟他们很熟络了，我们得快点儿，到了饭点我们就没办法走了……”

私自酿酒有罪，雾崎一早就知道，但光太郎跟酿酒的老婆婆很稔熟，她脸上是皴裂似的皱纹，浅色的眼睛也惨淡，嘴唇干瘪牙齿落了些，但看上去仍有些可畏的欣喜和希

望，她强拉着光太郎进屋坐，犹豫一下又去拉雾崎来，比划着要他们坐下来，又用急促的语调去吆喝妹妹，他勉力听了几句，什么也听不懂，“好像到荒原上去了。”

光太郎只望着他笑，雾崎相信他也不懂俄语了。

炭火炉上烧着晚茶，玻璃糖罐有两片柠檬，老婆婆提着酒壶出来时腋下还夹着保温饭盒，光太郎连忙站起来拒绝，却也拗不过，只能接下来。她们听不懂他讲话，只一味请他吃，喝过了碗茶女人们才肯放他走送他出门去，临走前女人们吻光太郎的左右脸颊，他说好妈妈们，我得走了。

沿着小路一直走到太阳沦落的最西，他们要买的苹果还没从树上摘下来，男主人喊他老婆出来，自己招呼光太郎去开卡车，光太郎把开车开到树下去，他爬到卡车的盖子上摘苹果，一面摘一面絮絮叨叨地跟老婆念叨，女人埋怨几句回屋子拿塑料袋扔给雾崎，雾崎撑着袋子呆站在下面，站在卡车上的男人粗声粗气地跟他讲话，可他听不懂，男人对他瞪眼睛，光太郎从卡车里探出半个脑袋：“接，用手接，再放袋子里去。”

雾崎从男人手里接下几个冷冰冰的苹果，不一会儿手上就没了温度，装袋子里，过秤，付款，结束了。买剩下的东西过程也大同小异，只光太郎在末了想起来，又折返回去，不知从哪拿来散发着寒气结冰的口袋，他塞到雾崎手里：“给你吃。”

雾崎打开，是冻起来的樱桃。

“在这儿你很寂寞吧？”

他把口袋系起来，“来都来了。”

明明是很平常的事，但两人却因此熟识了，彼此不过问私事，却依旧热切地聊到一起。光太郎有时候在他办公室念书，夕阳西垂也不记得点灯，拽着椅子一路移到窗户底下，双腿委屈地躲到暖气旁逼仄的空隙里去，孩子气的很。雾崎抱着马克杯喝奶茶：“我以为这儿就我一个人这么闲。”

“我如果忙起来，一定非常不好。”光太郎从书本里抬起头，拽着椅子回桌子那去，打开台灯，苦笑道：“可别想我忙起来。”

“闲下来可以给我削铅笔。”雾崎微笑着看他。

光太郎努努嘴，放弃抵抗地拿起刀片和铅笔，“笔尖宽1.5毫米？完全可以买专门的自动铅笔用嘛。”

“但我喜欢看你削，”恶魔托着下巴望着他，幽幽地说：“明明不想动却不得不的样子，看着你，我非常满足。”

“真厉害，”光太郎把书立起来，双脚夹着垃圾筐，削笔的动作不停，“你以前一定是个让人没办法的小坏蛋。”

“我坏透了。”

他不相信。

入冬的之后闲暇中的同事们更经常地喝酒，雾崎不怎么与人交往，却莫名有了冲劲儿苦学了语言，动词变位变不完，但终究不算文盲了。俄国的同事结婚，新娘子也是俄国人，大家就驱车到城镇的舞厅里玩闹，新娘子把毯子铺在地上，所有人围坐着吃，一个人讲去卖纸巾给人用气枪抵着下巴颏的事，情急之下拿出烟包，远远一扔，小贼饿狼似的扑上去抢烟去，自己才躲过一劫，别人听他笑，而光太郎一门心思去吃饭，他吃得又快又急，瞩目得很，新娘子一定要他吃光了自己去买，他闷头苦吃，间或听懂俄语同事的翻译да，да，да答应个不停，末了，的确吃的很干净，也笑着打招呼从

舞厅前台再点了单，大家都高兴。雾崎没什么可说的，便坐在那儿抿点酒，光太郎拽他的袖子，“别只喝酒。”

他低头看到身边不知什么时候多了盘冻杨梅。

新娘子和女伴跳舞之前，是新娘子娘家人请的东欧姑娘来跳印度舞，翻译解释说是她家信黑天教，但究竟黑天教是怎么回事谁不懂，雾崎去看光太郎，他正和同事碰杯，也有姑娘暗送秋波，他和谁都玩得好，与自己温存的热情仿佛可以变化出无穷份，均匀地分递给每一个人，公允平等。新娘子和姑娘们站起来跳舞，新郎拉着朋友给她唱歌的时候，雾崎仿佛在廉价扩音设备的轰击下产生古怪而奇妙的思想，光太郎是好的，但雾崎希望他对自己坏，他想从光太郎那儿得到一丁点儿私心。

喝了一天一夜，他俩晕晕乎乎地被同事塞到空调开满的老车里，俄国司机打了个酒隔，打着火，香槟色的日出车子在蓝汪汪的雪原上追着前面的汽车跑。雾崎拨弄他的刘海儿，而光太郎则无知无觉地靠着雾崎薄薄的胸膛，树木的阴影和雪亮的光交替出现在他的面孔上。

路上睡醒的光太郎醒了酒，迷糊地亲了下他的手指。

到村子时几乎是中午，有人提议再闹一闹喝点酒。不肯喝的光太郎带着雾崎去买酒，老婆婆照例拉着他絮叨的时候，雾崎便跟一旁学习的孩子闲聊，他说英语，那孩子就说英语，说自己叫莎莎，想要做安遮涅尔，en-gi-ne-er，ne-涅，音咬得很重，发音很靠前，他听出一种赤诚的无望，“我就是。”

“那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老师设计的建筑幕墙炸个粉碎，玻璃从43楼掉下来，扎伤了十二个人，他们指控我的老师希卡利的设计存在缺陷，而我——”他不再说了，因为那孩子瞪着眼睛，理解不了复杂的句式。

一偏头，雾崎看到光太郎很专注地望着自己，他觉得莫名。

拿酒回去的时候，租的屋子围着不少当地人，大家都分些酒，也不大客套，因为翻译就在这儿，沟通也不成问题。

“斯捷潘维奇家的抽烟又喝酒，不是很正经的女人——”

雾崎听那女人的话很突兀。

翻译也停了停，而后忍着笑问光太郎，村子里的老人觉得他辛苦又寂寞，想要给他牵红线，娶俄国妻子，他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已经在家乡结婚了。

老人说，不行的，你真不寂寞么？你在家乡有妻子，在这儿也可以有的。

不寂寞，光太郎险些从天花板窜出去。

大家都笑。

傍晚骤然下起了暴雪，狂风把积雪卷得像鞭子，抽在脸上生疼，有经验的同事说，风吹雪，走不了了，伸手不见五指的茫茫白雪中，俄国司机打双闪，但没一个人、甚至他自己也看不见。

所有人也只好安顿下来。

疲劳又喝了不少酒，大家睡得都早，雾崎睡不着，去炉子旁烤火，帮烤焦了胡子的猫修剪胡子，光太郎在一旁看书，雾崎好奇他看的是什么，凑过去，他便立起书皮给他看，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人都是要死的》英文版。雾崎好奇为什么是英文书，光太郎如实相告，日文版的在这儿买不到，俄语完全不会，法语又读不通。

“你是真的不寂寞么？”雾崎问。

光太郎停了好一会儿，说：“其实我没结婚。”

猫从他膝盖上跳了下去，雾崎吃痛地捂住渗血的手臂，光太郎从怀里拿碘伏棉签给他消毒，又给他贴了快创可贴。

雾崎盯着他的眼睛，而他只默然坐回去，又去看书。

他们回基地去，虽然什么都跟以前一模一样，但那晚的隔阂却难以消弭，晴朗的一天，光太郎不知从哪弄来了辆半报废的摩托教雾崎怎么骑摩托，他将信将疑试了试，很快对这玩意儿上了瘾，甚至穿着拖鞋载着光太郎在基地乱跑。

光太郎的脸贴着他的背，而他天性正是崇尚着破灭自己的危险和刺激。

回办公室，前台的女孩说有雾崎的电话，很突然，希卡利的助手告诉他，都解决了，那不是任何人的错，因为他是希卡利的得意门生，所以希望他尽快去。他们许久没见，助手在电话里跟雾崎叙旧，他嘴唇开合吐出白气来，光太郎脱了自己的鞋，半跪着套在雾崎冰冷的脚上。

放下电话之后，雾崎找不见他。

手续才办下来那天，雾崎在走廊里碰见了穿白肤的光太郎，他拽着他的衣襟，看他的工牌，笑着说：“原来你是医生呀。”

光太郎摸摸鼻尖，很难为情，“你要多早回去？”

雾崎跟他开玩笑：“最好是明天。”

“这就有点难办了。”

“是啊，俄国人不加班的，而且效率又慢，肯定不可能的。”

“不，”光太郎说：“我的意思是我的车没加满油，跑100公里很费劲。”

天空中没有乌云，汽车一路往城市行驶，雾崎做梦似的坐在后座，光太郎给他讲路过的废城的历史、只有编号没有名字的前苏联之城、真假掺半满是流言的传奇，他只说来给他解闷，而雾崎却捏紧了拳头，为什么还不毁灭？西伯利亚寒流下凹影响着的远东、从未参与现代战争的此地竟有如此夸张而滑稽的现代堡垒，仿佛自建成的那天起就等待着一枚从一九四五年飞出来的子弹来点燃传说中深埋在城市之下的烈性炸药，死城需要带劲儿的迪斯科。

雾崎嗫嚅道：“我的机票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

“因为没有飞机？”

“不是，”雾崎望着他在倒车镜里的眼。

光太郎极快地抬了抬眼，而后错开了视线，雾崎知道所有的流云都应该学会跟太阳说永别。

依旧是晴朗的一天，孩子们都跑到树林里去。

感谢我

泰罗回来的那天，托雷基亚早早等在码头，从玻璃上只有零星的影子等到人群熙攘，他没有一丁点儿不耐烦，泰罗好一会才离开身畔的银族女人向他招手。

“她像我妈妈！”泰罗红着脸错开眼睛，越过人群的脊背，托雷基亚大大方方打量那个银族女人，大概是很好的女人，他不认识却深刻地记下了，他问泰罗：“任务顺利么？”

泰罗志得意满地撞了下他的胳膊，两人相视一笑，又快乐地搂着彼此的肩膀，勾肩搭

背往广场去，泰罗说：“托雷基亚，我给你带回来了样本呢，你上次说喜欢的，我费了好大大劲儿才找到的！”

托雷基亚只是笑。

泰罗凝望他，惨惨地问：“你不是忘记了吧！”

他的蓝族好朋友隐秘而含混地点头。

泰罗也没那么泄气，只是跟自己的好友讲述自己的冒险：“我只带了能量块去了马头星云……”

托雷基亚吸了一口冷气，盯着他，仿佛与他同去冒险。……他们躲开所有人肩并着肩逃出宇宙舱，向无尽的太空进军，愈向马头星云飞翔，气温就愈冷，光明也愈发稀薄，尘埃更加厚重，泰罗一直笑，笑着笑着牙齿开始打颤，但他依然很高兴，他不畏惧危险，甚至挺喜欢的，禁忌和危险是他的女人……托雷基亚的意识或许因为光明的稀缺而变得模糊，他们吃下了能量块，哆嗦着在流放地寻找能带回去的纪念品，恒星生成前的地方只有一片黑暗，而那飘忽的黑暗之外，什么也没有。

“可我总不能把它带给托雷基亚去。”泰罗喃喃着，他虚空中一握，一切都是捕风，托雷基亚猛然从想象中的冒险返回到欢笑熙攘的广场上，建筑物镜子似的玻璃折射着耀眼的光明，没有尘埃，没有黑暗，没有禁忌的马头星云。他还在永恒美好、索然无味的光之国，他身边馋坏了的泰罗大口大口地吃零食，泰罗舔舔嘴唇，说：“……周围大概有零下二百度，离绝对零度差七十多度吧？因为奥特心脏我还能短暂地活动一小会儿，不得不离开了，巨大的陨石袭向我——”

“你没事吧，泰罗，”托雷基亚猛地抓住他的手腕。

“哈哈，”他摸摸自己角，无奈地宽慰老朋友：“如果真的有事，我不就回不来了嘛。”

“是我太任性了。”蓝族碰了碰自己的额头，浑身颤抖，还没能走出泰罗的冒险奇遇，“是我的错……”

“没这回事儿，”泰罗搂着他，“我看到它就很高兴，因为那儿什么也没有，我就把它打碎了带回来，怎么样，喜欢么？”

“真不愧是泰罗。”托雷基亚怅然地摆弄着手中黑黝黝的矿物，“是黑曜石，在地球上宝石中的一种呢。”

泰罗扬了扬下巴，“快，感谢我。”

他挑剔地看了眼他的好朋友，泰罗嘀嘀咕咕地抱怨几句，又继续讲自己的事：“……我回宇宙船上，被她骂惨了，她挺漂亮的，发起火来真吓人，我可不敢惹……”

托雷基亚明明在听，却异常地感到一阵神游天外的自由和空洞。

回到科技局，托雷基亚用滤光罩遮住那块漆黑的天然玻璃，问他要资料的希卡利说：“你从哪弄来块儿二氧化硅摆着？”

“是黑曜石。”托雷基亚认真地纠正他。

希卡利露出笑容来：“黑曜石也是二氧化硅，在光之国的辐射下，一年不到就会变得像我们脚下的地面一样光明透亮，因为本质上他们是一种东西。”

“书本里讲过，我知道。”托雷基亚专心致志地摆弄透光罩的透光频率，突然想到什么似的，提醒希卡利说：“别跟泰罗讲。”

“啊……难怪呢，”希卡利恍然大悟，给他递了咖啡，“我先走了。”

确定希卡利走远后，他才急不可耐地翻找出泰罗寄来的信，泰罗没回来的时候他一封也不敢看，唯恐疯长的思念撕裂了自己，现在托雷基亚倒可以倒可以尽兴一番了，一

面张望着希卡利离开的方向一面拆开第一封信：

“冒昧给您写信，我喜欢上您了，您愿意跟我交往么？我真心实意，还有我的狗狗拉比，希望您尽快给我回信。”

托雷基亚猛然把那封信摁在胸口，他站起来在办公室绕圈打转，心脏在耳边咚咚咚响个不停，他幸福得几乎昏厥，又哭笑不得：“什么叫你真心实意，还有你的宠物狗啊……谁要知道嘛。”

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托雷基亚提起笔写回信，“谢谢你宠物狗拉比的真心实意——”

“托雷基亚，打卡前记得把马克杯放茶水间。”希卡利远远喊他。他吓了一跳，笔在真心实意后面画出一个陡峭的弧线，蓝族捂着胸口，反反复复看那封信，甚至愉悦地念出来：“我真心实意，还有我的狗狗拉比……”

扔掉写废的那张信纸，他热乎乎的面颊极速地褪去了血色，停下的心脏好像坠下了深不见底的雪窟，托雷基亚拿起信封，是泰罗的信，却写给一个他没听过名字的女人。记忆里那女人的模样模糊起来，他如何也想不真切。

搁下信封，托雷基亚想起泰罗跟自己说过的话，地球上的人很有情谊的才会用纸墨来写信，光之国兴起的热潮也正因为地球文化的影响，而某个马虎大意的快递员，犯了一个不足挂齿、小小的错误，一股脑儿地把泰罗的信通通塞到自己这儿来了。托雷基亚平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自言自语道：“这算什么情书嘛，写成这见鬼的样子又能追求到谁呢？”

又说：“真没办法，只能帮你改一改了。”

看向透光罩里的黑曜石，托雷基亚微微抬起的脸上浮现出苍茫含混的笑容，他甚至有些得意：“你一定会感谢我的，是吗？”

图兰朵

#24h

“我狂热的信奉光明，我希望能跟泰罗一起加入宇宙警卫队。”

监控室里，佐菲看向希卡利，“泰罗什么时候回来。”

“路上了，要四分之一一个地球日。”

托雷基亚眼灯狭长，微垂着眼时仿佛浑身都散发着难以接近的抑郁之美，甚至在以诗与哲学称道的蓝族之间，他与那年纪不相符的古怪静谧与诗性也同样瞩目。托雷基亚对自己的境遇一无所知，思考时展露出充满渴求的心碎之爱，蓝族又一次重复自己的答案：“我狂热的信奉光明，我希望能跟泰罗一起加入宇宙警卫队。”

与他面对面的警卫队队员几乎从椅子弹起来。

蓝族微微睨他，自觉失态的警卫队队员把自己固定在椅子上，无论他再问什么都只能得到含糊其辞的答案。

“别再问下去了，”希卡利望着他们的对话，“托雷基亚不再信任他了，真是一模一样，我是说，他像才加入科技局的样子。”

泰罗不知疲惫地在太空中奔驰，脑子里想着他的托雷基亚，他们结识起便那么亲近……装在笼子里被投进光之国的托雷基亚？他不敢相信，回到光明制胜的M78星云，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大步流星地赶到宇宙警卫队。休息室静坐着植株似的蓝族，他皮肤的纹络是蓝和更深的蓝，银色极少却无比明亮纯白，托雷基亚听到他的脚步声，抬起眼，笑容却僵在脸上：“泰罗？”

“托雷基亚！”他扑上去抱住朋友单薄的身躯，“你回来了！”

托雷基亚迟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泰罗，一天不见，你高了好多。”

“不是一天，托雷基亚，已经几千年了。”

蓝族依旧茫然。

茫然的蓝族花费了许久才接受距离自己毕业已经过去了几千年的时光，花了更长的时间接受他自己也不过是只多利羊。托雷基亚捧着自已的脸，声音闷闷的：“不，为什么，为什么我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没人能回答他。

泰罗抓着他的手，柔声道：“不管怎么样，回我们的世界来吧。“好像世界有了光。

时隔多年，泰罗已经搬出了他们当时租住的公寓，因为他已经长大了。说着的时候泰罗羞涩谨慎的脸上露出了大方的笑容来，托雷基亚凝望着那张熟悉又无比陌生的面孔，胸膛里有什么猛然陷落了一块，酸胀的情绪猛然把他淹没了，他问：“你有自己的孩子了？对么？”

“他的名字是我们友谊的象征。”泰罗右手抚摸自己的彩色计时器，笑着怀念道：“你制造出我们与地球人之间联系友情的道具，我取名为加持勇气之人，泰迦，既是泰迦火花的名字，也是他的名字。”

制造？托雷基亚沉默了一会儿，轻声道：“我果然没能加入宇宙警卫队是么？”

泰罗不自然的停了停，他追问：“我做了什么？”

“没什么，我的意思，这是我的家。”泰罗不自然的咳了咳，“该吃饭了。”

庭院里氤氲着温暖宁静的气息，等离子火花塔的光芒雾一般弥散在视线里，爱和永恒正是要生长在这里的，托雷基亚局促地跟在泰罗身后，周遭愈是温暖，他心中愈发冰冷，想要伸出手，却又自惭形秽地垂下头，双手纠缠在一起：泰罗的巢好像和泰罗一样温暖，但泰罗的家不再像他们的小公寓那样有专门为自己留下的地方了。

走上楼梯泰罗松了口气，“托雷基亚，住在客房吧。”

蓝族乖顺地走进来，他也跟着进来，“先放松下来，我的房间在书房旁，随时来找我。”

过了好一会儿，泰罗问：“你要见见泰迦么？”

陌生的名字让托雷基亚恍惚了好一会儿，想起来点点头又摇头，他用了很大决心，说：“我……我谁也不想见，谁也……”

泰罗双手摁着他的肩膀，“别这样，托雷基亚，他做了什么与你无关，我们会像小时候约定的那样生活下去的，请你相信我。”

又道：“你无罪，而且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托雷基亚望着他笑，笑着笑着落泪了，“别人鞭答他的恶行时，我能做出的解释难道是我当时只是他身上一个未分化的细胞？假的，甚至算不上是冒牌货，算不上是一个人，而只是个等着被新陈代谢掉的细胞？”

泰罗讷讷无言。

“对不起，请您出去吧。”他客客气气地把泰罗推了出去，合拢了门扉，“请求您容我一个人思考吧。”

之后的发展完全脱离了泰罗的预料，二十天不到托雷基亚便搬回了当年租住的公寓以闪电般的速度加入了科技局，他向希卡利发怒，可科技局的局长在科技局更有威信，两人你来我往，最终托雷基亚自己走出来：“别吵了。”

他低着头，泰罗急忙问：“难道你不想加入警卫队，和我一起守护光明了么？”

他苍白的声音自己听了面颊绯红，托雷基亚避开他的视线：“没有的事……”

泰罗想要碰他，伸出的手又收回来：“托雷基亚，请你相信我……无论如何——”

“可我都知道了，”蓝族低下头，“我都知道了，你也要明白，泰罗，人是会变的……就好像我一直知道，你不会永远和我在情报局胡闹。”

泰罗愣在原地。

托雷基亚从准时下班的不加班主义者变成了疯狂的打工族，他几乎住科技局，不需要休息，不需要玩乐，不需要泰罗。但没过多久，泰罗得到银十字的消息，玛丽让他照料托雷基亚，他吓了一跳，不停地问母亲：“他是累倒了？”

玛丽不做声，病床上躺着雾崎，病因是器官失灵，泰罗意识到眼前的托雷基亚是克隆体，身上有着致命的缺陷。但泰罗发誓，向自己暗暗发誓：再也不会让托雷基亚被黑暗侵蚀。

我会保护你的。

雾崎醒了，看他在哭，轻声说：“多大的人了，小孩子似的，已经当了一家之主了，不是么？”

又道：“遗传，多神奇的密码……我会很快死掉，所以不要为我浪费时间。”

“你是托雷基亚啊，”泰罗恳求他，“不要再说丧气的话，我会陪在你身边。”

雾崎深深地看着他：“不，我是一只基因有重组缺陷的多利羊。”

“我爱你，”泰罗快速地吻他的手背，眼神坚定，“你不是什么多利羊。”

他默然不语，却并不拒绝。泰罗向他微笑时，他止不住地哭：“我是托雷基亚。”

泰罗迅速在脑子里盘算着怎么带他重新回自己家里去，但托雷基亚在科技局忙得脚不沾地，所以只得暂时作罢，疑窦在脑子里徘徊：他的托雷基亚究竟在忙什么？他向宇宙警卫队请了假，拿着托雷基亚的要是去搬东西，神色匆匆的蓝族突然撞开了门，托雷基亚塞给他一支箭，什么也没说，迅速逃跑了。佐菲要他赶去警卫队，路上所有人都在聊一个宇宙的毁灭，宇宙法庭在那附近还拿到了托雷基亚皮肤的样本，浅浅的蓝色。光之国不做伪证，从希卡利到科技局的每个人，都证实托雷基亚在制作一种破坏性的武器。

“不是他，”泰罗辩解，“不是托雷基亚……他根本没有离开科技局。”

佐菲道：“我不能确信，因为毁灭那整个宇宙的武器，是破坏基因重组的武器……”

换句话说，和他的研究一模一样。

泰罗去行星博尔赫斯，另一个托雷基亚仿佛等候多时了，他看泰罗的眼神宽容而垂怜，泰罗一瞬间知道了，他说：“是你毁灭了那个宇宙，是么？”

“你想让我承认么？”托雷基亚饶有兴致地微笑起来，“让我得到你，我就承认一切是我的污蔑，他就能活。”

泰罗困惑不已，“你想要我的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托雷基亚大笑起来：“我要你爱我！”

“我当然爱你！你是我的朋友啊，托雷基亚，你到底因为什么执迷不悟？”泰罗惊呆了。

他说：“我要你像爱那个多利羊一样爱我。”

泰罗说，“你们都是托雷基亚，我一样爱你们。”

托雷基亚笑话他，“你会爱你的朋友胜过你的女人？还是你的女人，服从你之前必须做

你最好的朋友。”

又冷笑说：“或者你喜欢冒牌货，我要多少有多少。”

泰罗愣在原地。

“我还会告诉他们，都是我胁迫你的，你依旧完美无缺，同时也不用再受良心的谴责，你彻底自由了，”托雷基亚的蛊惑让他的脸颊燃烧起来，而那堕落的蓝族不肯放过他，哼唱着走调的曲子：“屈服我让你成为奴隶，但成为奴隶会让你成为一切的主人！”

他再次许诺：“一切都如你所愿。”

泰罗假意被说动了，内心挣扎着靠近他，摸着托雷基亚的面具，他动摇不停，眼前的托雷基亚，好美……相比他记忆里最好的朋友，眼前的托雷基亚好像一个从他梦里走出来的缪斯之首，塞壬、暴风雨、又像高高在上的女神。由于他那迷蒙的神情，托雷基亚狐疑一下，马上相信了，他丢出签名去，泰罗猛然惊醒了，毫不思考握着托雷基亚交给他的箭扎进托雷基亚本是计时器的蓝色窟窿里，剧痛中的格里姆德大声地咆哮，天空和大地都在震颤，托雷基亚不敢相信地捧着他的脸，狂喜地大笑，绝望地流泪，他一边笑一边说：“你说过你会保护我的。”

注视着他的死亡，泰罗心中猛然空了一块。

格里姆德也一点点死掉了，他浑身上下的黑色就都褪去了，面具脱落了，他狭长无神的眼不知注视何方——泰罗看都不敢看，他也直觉由托雷基亚给他的武器正是彻底杀死格里姆德的武器。

一路逃回光之国，泰罗依旧无法思考，他拦住宇宙法庭押运囚犯的玻璃牢笼，雾崎微笑着望着他，仿佛在他的痛苦中得到了至高无上的乐趣，他柔声说：“我们地狱见。”奥特兄弟安慰他不必担忧，因为不知身在何方的托雷基亚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的托雷基亚全然无辜。泰罗停在原地，等宇宙法庭押运囚犯的玻璃牢笼消失在视野里，才发出第一声尖叫。

图兰朵并不存在！《图兰朵》第一幕，庞平彭

烈火妄图融化坚冰，寒冰也越发坚硬！纯白与黑暗！得到自由使你成为奴隶，成为奴隶让你变成皇帝！《图兰朵》第二幕，陌生人，你变得苍白

我愿活在美梦中

“你可真疯了！”风马骂他，“托雷基亚你也敢信？”

泰迦摸摸自己的角委屈屈地缩了缩，才要反驳，泰塔斯拦住怒气冲冲的风马，在两人间做和事佬：“风马，你先别着急，泰迦说不定有自己的道理呢。但有话说在前面，托雷基亚已经欺骗过你一次了，他的阴险狡诈也不是单打独斗能应对的，风马和我都希望我们三人小队能一起面对他。”

小孩儿搓了搓手，低吟着：“我知道……但，无论如何他不会对我不利的。”

“完了，脑子坏了。”风马一拍额头，问：“银十字收这种症状么？”

贤者责备地看着两个几乎吵起来的同伴，只又一次把他们拉开，牵着泰迦的手说：“注意安全，随时用奥特签名联系我们，我们和优幸会为你分担的，我相信你也有自己的理由。”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泰迦一把抱住泰塔斯，脑袋在他肩膀蹭了蹭，他又去看风马，

风马受惊似的一蹦三尺高远远逃开了。

泰迦对他做了个鬼脸。

凉冰冰的杯子贴在他脸上，泰迦从回忆重返现实，他看着身畔笑吟吟的托雷基亚已经开始后悔自己一时冲动的决定了。毕竟他的宿敌看起来完好无损，依旧又着致命的敌意和致死的毒液。

“有跟你的好朋友告别是么？”雾崎亲昵地给他递了一杯珍珠奶茶，“真是令人羡慕的友谊呢。”小孩子接过来，把吸管扎进去吸了一口：“甜，没想得那么好喝。”

“等你到我这个年纪，就会对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着迷。”

泰迦看着他，茫然道：“所以，你的意思是今天不会杀掉我么？”

“我快死了，”雾崎摊摊手，“我这卑微的恶魔，不至于没品到欺骗小孩子吧。”

“你可没少骗我。”

他托着自己的下巴，依旧用甜丝丝的语气说话：“所以说嘛，温室里长大的孩子就是不中用。”

泰迦沉默一会儿，盯着他看，“在你的预期，我现在是不是要发怒？”

“如果你发怒，”雾崎也笑：“我就杀了你。”

“我逃过一劫么？”

“没，”他半眯着眼望着泰迦，“短暂的幸运之中往往蕴藏着更深的危险呢。”

“我就不该来，”泰迦揭开盖子吃珍珠，莫名想起他才离开优幸家便被躲开泰塔斯的风马追了上来。

风马问：“他给你下了什么蛊？”

“什么？”

“不说清楚不许走！”

泰迦难为情地泄气道：“跟我父亲有关的。”

“托雷基亚敢威胁你？”

“没，真没有！”泰迦想了想，鼓起勇气，“他做的那个手势，那个意思，是一个人来，我父亲跟我约定过那个的……”

风马抓抓自己的背，浑身难受似的，“好吧好吧，你快去快回，随时叫我，我速度可是很快的！”

附近的小孩子偷偷看向他。

托雷基亚买了气球给他，泰迦不情不愿地接过来，“你到底为什么叫我来？”

“怎么说你是泰罗的儿子，临终关怀来找你正好合适吧。”

“我跟你又不熟，”泰迦依旧不大情愿。

“我跟你很熟呢，”他温柔地望着泰迦，“泰迦，泰迦……你的名字还是我取的呢。这样我也算你的亲人吧。”

泰迦险些把珍珠呕出来。

“很难理解么？”雾崎咬这一截牛肉干：“不是骗人的。”

泰迦摸了摸自己起伏夸张的胸口，什么话也不说。

“生气啦，”雾崎撞了撞他的肩膀，小孩儿几乎气哭了，狠瞪他一眼还是一言不发，托雷基亚依旧笑嘻嘻的：“哭鼻子了？”

“你再说你叫我来做什么，我就要走了！”泰迦嚯地站了起来，“我不和你玩！”

雾崎温和地望着他，泰迦从未在托雷基亚那空洞而冰冷的双眼中看到那样温柔的神

情，他双手合十，拜了又拜，唇角带着不怀好意的笑意：“我是有事相求，拜托啦！”
“你……”泰迦进退两难，摸了摸自己的手腕：“你去找我父亲……你不是一直不喜欢我吗？”

他倒想把“不喜欢”换成更严重的词，但雾崎仿佛毫无恶意，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他的反应，吃定了泰迦是个容易心软的小孩儿。

“将军有将军的才华，士兵也有士兵的才华，放在值得的地方价值才会生效，”雾崎双手相击，“我就不应当期许你们能懂我的理论。”

泰迦歪头：“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什么？”他比了个手枪，冷笑道：“坏孩子不许跟长辈顶嘴。”

小孩儿心中盘旋着一个可怕的猜想，“你并不想堕落到黑暗中去是吗？”

“我说过了，这世上没有什么光明也没有什么黑暗——”正当托雷基亚陶醉地想要继续阐释自己的理论时，泰迦打断他的话：“所以说，光明是虚无，黑暗也是虚无，既然都是虚无，黑暗和光明又有什么差别呢？你是我父亲的朋友……难道你不希望继续和朋友一起生活么？”

雾崎漠然。

“什么让你离开我父亲？啊……”泰迦被自己的猜想震慑在原地：“你为什么不想留在你父亲身边呢？父亲的朋友那么多，但他总会跟我说起你——你一定爱我父亲的，不是吗？”

“所以说也把我当成你的亲人之一怎么样？”

“你才不是我妈妈！”泰迦反驳道。

“啊？”托雷基亚也没料想到小孩儿语出惊人，双手抱胸思索了好一会儿，“让我想想……嗯，好主意，就叫我‘妈妈’吧。”

泰迦崩溃了：“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快，叫我妈妈，”雾崎幸灾乐祸地摆出一副表演似的哀伤，“泰迦，我也算给你取名字的亲人之一，满足一下我的临终遗愿也是你的应尽之事吧。”

泰迦鸡皮疙瘩落了一地：“算什么遗愿啊……你就是拿我取乐吧！”

雾崎用一种天真烂漫哀求：“说真的，今天还是我的生日呢，临终关怀和生日礼物，我只要一个，不是贪婪的人吧！”

“果然在骗我。”泰迦气鼓鼓地唾弃他：“你生日根本不是今天！”

托雷基亚双眼瞪圆，泰迦得意地冷哼了几声，“我父亲每年都给‘一个离开光之国的朋友’过生日，他有那么多朋友，但每年那时候，他都是一个人，今天可不是那天。”

服务生给他们端上两份冰点，雾崎不再说话，只是一昧地吃，他好半天什么无理要求也不提，更不再笑，冷漠而颓然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那模样难以让人想象他昔日阴毒狠辣的手段和幸灾乐祸的模样。泰迦并不因为自己敌人的不振作而难过，他从宿敌身上体味到另一种思念的苦涩，那甚至让恶魔都变得可怜而低微了。

泰迦鼓起勇气，一只手摁在雾崎肩膀上，憋的双颊鲜红，才中气十足地喊他：“母亲！”

托雷基亚猛然把嘴里塞得满满的冰淇淋吐了出来，呛得说不出任何话，一边咳一边倒退几步，惊恐万状地盯着一脸正气的泰迦。

“你慢点啊，”泰迦抽出餐巾纸递给他，自己又乖巧地去擦桌子，他憋了好一会儿，加了个称谓：“母亲！”

雾崎抱着肚子咳得更严重了，整个人几乎躲到了桌子底下去。

从未有人让托雷基亚遭受如此重创。

泰迦很怜悯他，嘱托道：“托雷基亚，你在此地等我回来，不要离开。”

咳得喘不过气的雾崎眼刀瞪他，不过泰迦很理解他，别别扭扭地鞠躬，好一会才郑重地点头：“母亲。”

服务生问心如死灰的托雷基亚要不要叫医生。

泰迦走到角落里，向天空发送奥特签名，转身的一瞬间，风马抓着摸不清状况的泰塔斯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果然托雷基亚没安好心！我们来帮你了！”

“请借我钱！”泰迦双手合十，诚心诚意地说：“请把优幸给你们的零花钱也借给我！谢谢了！”

泰迦提着蛋糕回来的时候，雾崎正把手里的气球递给两个结伴而来的小朋友，他看起来无害而安静，骨子里有着温顺的天性，小孩儿歪歪头，莫名其妙地怅然起来，“我回来了，妈。”

雾崎惊恐地瞪他一眼。

他把小蛋糕摆在桌子上，双手合十：“我们三个的零花钱合在一起也只能买这么多。”

“但你不是说今天不是我生日嘛？”雾崎托着下巴对他笑：“孩子，什么让你改变了想法？”

泰迦深呼吸两次郑重地开始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快餐店的所有人都扭头看他，雾崎强忍着夺路而逃的意愿：“你到底想做什么？”

“生日只有一天，但每天都是母亲节，我在优幸的电脑上查到的。”泰迦理所应当地望着他，毫不在乎四周瞠目结舌的目光，“临终关怀我会做得比我父亲好的。”

雾崎扶着椅子慢慢坐下来，他捂着肚子放肆地笑了起来，半晌笑够了，说：“那两个气球上有炸弹哦。”

泰迦箭似的冲了出去，托雷基亚买账，想了又想也没去吃那个蛋糕，只是把钱夹整个塞到了下面去。

气坏了的小孩过了好一会才牵着两个气球回来，他气得直跺脚：“根本就普通的气球啊！”

那椅子上已经没有雾崎了，蛋糕的包装甚至也没有拆开，泰迦不清楚自己究竟因为什么失落，拿起蛋糕才看到压在下面的钱夹，很多钱，还有一张空白的照片。

泰迦对着太阳看那张照片，里头隐约可见的影子毫不意外是自己父亲。

他茫然地抓着钱夹，“谢谢妈妈给的零花钱。”

袅袅

#泰罗托雷

泰罗愤愤不平地坐到他身边来，见他依旧专注手中那本生涩的书本，委屈地央求道：“托雷基亚！你没看到我么？”

蓝族抬了抬眼睛，“哦，我当然看到你了，肯和玛丽的孩子。”

他从前不这样打趣泰罗的。

“你也跟我生气么？”泰罗凑近些，把下颌搁在他肩膀上，小小的角把托雷基亚的脑袋

顶得一歪，蓝族摸摸生疼的头，移开了一点。泰罗锲而不舍：“是真的么？”

“什么是真的么？”托雷基亚不满地把书本合起来，“你什么都没跟我说呀？”

“哦，对诶，”泰罗一击掌心，双手托着脸颊：“我被老师骂了……”

“我不记得最近撺掇过你去做什么过火的事。”托雷基亚见事不关己，又要去翻书，泰罗一把抱住他的手臂一个劲儿地摇头：“你要听我说嘛。”

蓝族叹口气，放下手臂：“好呀，我听着。”

泰罗响亮地亲了下他的脸颊：“我就知道托雷基亚最好了！”

“什么事呀？”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托雷基亚摇摇头，一副早知如此的样子：“我对你们无话可说。”

泰罗贴上去央求他：“听我说完嘛。”

“我不是正听着么！”托雷基亚撞撞他的肩膀，笑着叹气。

“老师说我欺负同学！可我根本没有呀！”泰罗委屈极了，“大家都是我的朋友，我为什么要欺负自己的朋友呢？不合理呀，但是我跟老师说，老师却说我没有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实在是太奇怪了……”

托雷基亚摸摸他的角：“泰罗很好。”

他喇得一下红了脸：“犯规哦，托雷基亚。”

“老师还说了什么？”

“老师说，与人相处不应该让对方感到痛苦和不舒服，那是不礼貌的。”

蓝族思索一会儿，“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为什么会认为你不好呢，你明明是最好的……”

又问：“你跟他们玩什么游戏去了？”

“追逐球！”泰罗眼灯亮起来，兴奋地说：“托雷基亚，你真该试试这个！我来给你讲讲规则——”

“——蠢小孩儿分成两队，然后追着一个同样愚蠢的球？”托雷基亚嫌弃极了，“你把同学撞倒了么？”

“是规则内的！我——”泰罗气鼓鼓地说：“从后面去撞人是违规的，但我是在他视线内冲过去抢球的呀！我不会犯规的！你得相信我！托雷基亚。”

托雷基亚摸了摸自己手腕上涂了药的掐痕：“哦……，那我知道了。”

他的红族好朋友力气大得要命，偏偏自己又一无所觉，而托雷基亚不觉得那是什么大不了的，泰罗也没有任何过错，忿忿不平指责太阳为何具有如此威力的人才有问题——那不是自然而然的么？故而他也不打算对泰罗坦诚。

“什么嘛……”他委屈道：“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很好的，没必要知道。”托雷基亚摊开书本又去读，泰罗一把搂住他的腰：“你必须跟我说！必须！”

“好呀，那我要是不说呢。”

他不怀好意地冷笑两声，双手在蓝族好友的两肋摸了几下，托雷基亚笑得弹了起来，想要丢开书爬起来又被泰罗摁住，他笑出眼泪来，紧忙告饶：“泰罗，不行……哈哈，快放开我。”

“我不放！你不说我就不放！”

两人嬉闹一团在银白的草坪上打滚，托雷基亚挣扎了几下，浑身肌肉松弛下来全然放

弃抵抗。

泰罗吐出不小心咬到嘴里的草叶子，得意道：“好啦，坦白从宽！”

蓝族把头侧到一边去，一言不发。

“我让你不开心了么，托雷基亚？”泰罗慌了神，“你……还是你受伤了？”

“没有。”他蜷缩起来，“就是不想和你争了。”

“那你还要跟我玩么？”

“玩，但今天不玩。”

泰罗在他身后躺下，看着他光滑的背鳍，心中莫名其妙地生出奇怪的悸动来，他说：“托雷基亚！”

“怎么啦？”

“我能咬你一口么？”

“不行，当然不行，”托雷基亚翻书的手顿了顿，“太奇怪了，绝对不行。”

“那明天可以么？”

他叹口气，屈服了：“那还是今天咬吧。”

“我也觉得很奇怪，”泰罗凑近他，呼吸打在他的背脊上，托雷基亚紧张起来，泰罗一边道歉一边安慰他：“真对不起……但我真的——”

但我真的很想咬你一口——托雷基亚疼得倒吸一口冷气，泰罗咬在他的背鳍上，他完全知道泰罗没说出来的是怎么了，抓在手中的银色杂草流出汁液，泰罗还是没有松开牙齿。托雷基亚摸了摸他的手臂：“好了么，泰罗？”

泰罗恋恋不舍地松开牙齿，舔了舔自己的齿痕，半晌，抚摸着托雷基亚浅色的皮肤，突兀地说：“好想把你藏起来呀。”

“这算什么想法嘛，”托雷基亚心惊肉跳地靠到他怀里去，仿佛自己从未说出口的某种欲望被一下子挑明一寸寸平铺在太阳底下了。

泰罗钳着他的手臂，搂得紧紧的，“我睡一会儿，老师找了妈妈来……”

清风吹得银草翻动，托雷基亚一动不动——知道听到泰罗细细的鼾声，才缓缓地、轻轻地吻了吻他的手指。

四周是多么寂静

#泰罗托雷

仪器不太趁手，托雷基亚在午休的时候去菲利斯看守的库房寻了些能用的配件，改造了一下午，的确是顶用了，只是噪音大得希卡利亲自来交涉拆除意见，但它真好用，希卡利也不忍心，“有什么别的办法么？”

“让它的噪音小一点？”托雷基亚的办公室放歌剧，机器轰鸣的时候只能听到铜管，一波波规律的噪音像机械做功的海啸，他说：“短期没可能，我没考虑过。”

“不考虑考虑么？”希卡利的声音被隆隆作响的仪器打得七零八落，“你也快休假了吧？”

“什么？”

他说得更大声：“你快要休假了吧！”

“没有这种打算。”托雷基亚奇怪极了：“您为什么这么想？是有什么风声么？”

“泰罗要回来了。”

“回来，但只呆3天，”他低下头，“我的假期有三年。”

“我不介意你休息三天之后回来加班，”希卡利拍拍他的肩膀，笑道：“多休息些，现在

并不吃力。”

“我不休息，”托雷基亚把收拾起来的工具箱又拿出来，“它的声音可真恐怖，噪音传到警卫队去，小心佐菲拆了你的科技局。”

避开希卡利的视线，又道：“我得改改它……”

泰罗才回光之国，便在广场上找应该在这里等着自己的蓝族好朋友，他见到希卡利，“希卡利，希卡利，托雷基亚在哪？”

“他今天不休假。”希卡利说：“他说他的仪器噪音太大了，一定要处理才行。”

“但我回来了！你怎么能留他加班呢？”

希卡利茫然道：“我没有，也许是他工作忙吧，你为什么不去亲自问问他呢？”

泰罗立即泄气了。

“加班有害健康。”——泰罗，3点钟前

“平衡效益可以适当加班。”托雷基亚得空回复他。

“可你是不加班主义者啊。”

泰罗赌气极了，他留恋地看一眼屏幕，走进欢庆的人群，他的同伴们在朋友和女伴的陪伴下狂欢，而他自己却形单影只，他特意告诉妈妈和哥哥们不要来的，因为托雷基亚在他们在场时总会充当一个忠实的影子，落后在自己半个身位后一言不发。

三天，泰罗没能等到他，他在深夜与宇宙警卫队一起离开了光之国，离开那奇迹的行星，盈盈的绿色行星愈来愈远，他心中慢慢地升起了莫名的寂寞。

“我又要离开了，托雷基亚，我真不想离开光之国，因为我很想念你，我如今在漆黑的宇宙之中，远处有很美的玫瑰星云，你说过的，虽然我知道你不喜欢，但它看起来真美，不是么？”

对了，我抽空回去看了看拉比，我给你看过它的照片，它呀，附近的人都说……它是一条很长寿的狗，可我只离开了，一会儿啊……我甚至没见到它，我的意思是，它死了。我说不出去天国啊那种话，它死了，那个老人还认识我呢，一见到我，说，光太郎，还是那么年轻呀。真奇怪，我很伤心，然后就哭了，生命是这么回事么？

几千年前我们一起去冒险，青春和生命都跃跃燃烧，一点也不害怕，但我现在却总是害怕，有时候我梦见你经历我经历过的战斗……虽然我知道，你一定也可以做的足够好，但我还是害怕，你受伤了怎么办？听起来很无聊，可我会梦见你受伤，我害怕得行噩梦中惊醒……醒来后又很不好意思，我不应该因为无聊的事烦你。

你必须承认，托雷基亚，我的好朋友，你非常大胆！你的胆魄能让宇宙警卫队都大吃一惊，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可我知道你，我不知道的时候，你似乎被很深刻的危险吸引了。你要想着我，好像我想着你一样想着我，千万要记住！

……托雷基亚你生我的气么？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你生气了，你没什么朋友，又不怎么出来玩，你一个人面对一切的时候怎么想？光之国和地球不一样，在地球的时候，我又庆幸你不在这儿，又遗憾你没有跟我一起来……如果是你，应该会有更惊喜的想法吧，你那么聪明，一向如此。离开地球之后，我很想念地球，也想念你，我没有骗你，我想你时时刻刻在我身边，又希望把你藏在光之国。我知道不能损害你的自由，但我该怎么办才好？托雷基亚，回信吧，我想念你，心中非常苦涩。”

寂静无人的科技局，托雷基亚在收信的离子屏前定定地站了好一会儿，他把信件拷贝出来，放到自己的保密纸上，叠成三折贴身放着，又喝了一杯咖啡，转身回去，回到

自己那间隆隆作响、海啸轰鸣似的办公室去了。隔一会儿，歌剧破碎的铜管从那噪音恐怖房间里传了出来，托雷基亚今晚加班。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